

1914年

第

卷

第

15

期

第十五期

談鹽叢報

談鹽叢報社發行

談鹽叢報第十五期目次

圖畫 (一) 蕪湖樞運分局口岸圖
(二) 詔安漳浦兩場圖

論叢

社論 (一) 蘆鹽開放之疑雲黑霧
(二) 晏運使鹽政談書後
(三) 論淮南鄂湘西皖四岸官專賣法之完備
(四) 左樹珍開鹽商呈詞書匡謬
(五) 十二圩鹽戶電請禁阻輪運之慨言

選論

(一) 斷送鹽政權之痛史

時評

沈士炯三千畝之沙塗

法令

大總統命令九則

文牘

電文一則
呈文五則
公文四件

(一) 長蘆全體鹽商呈大總統電
(二) 貴州民政長戴戡停止黔省暫徵鹽稅之呈文
(三) 鹽業協會總部代表之呈文

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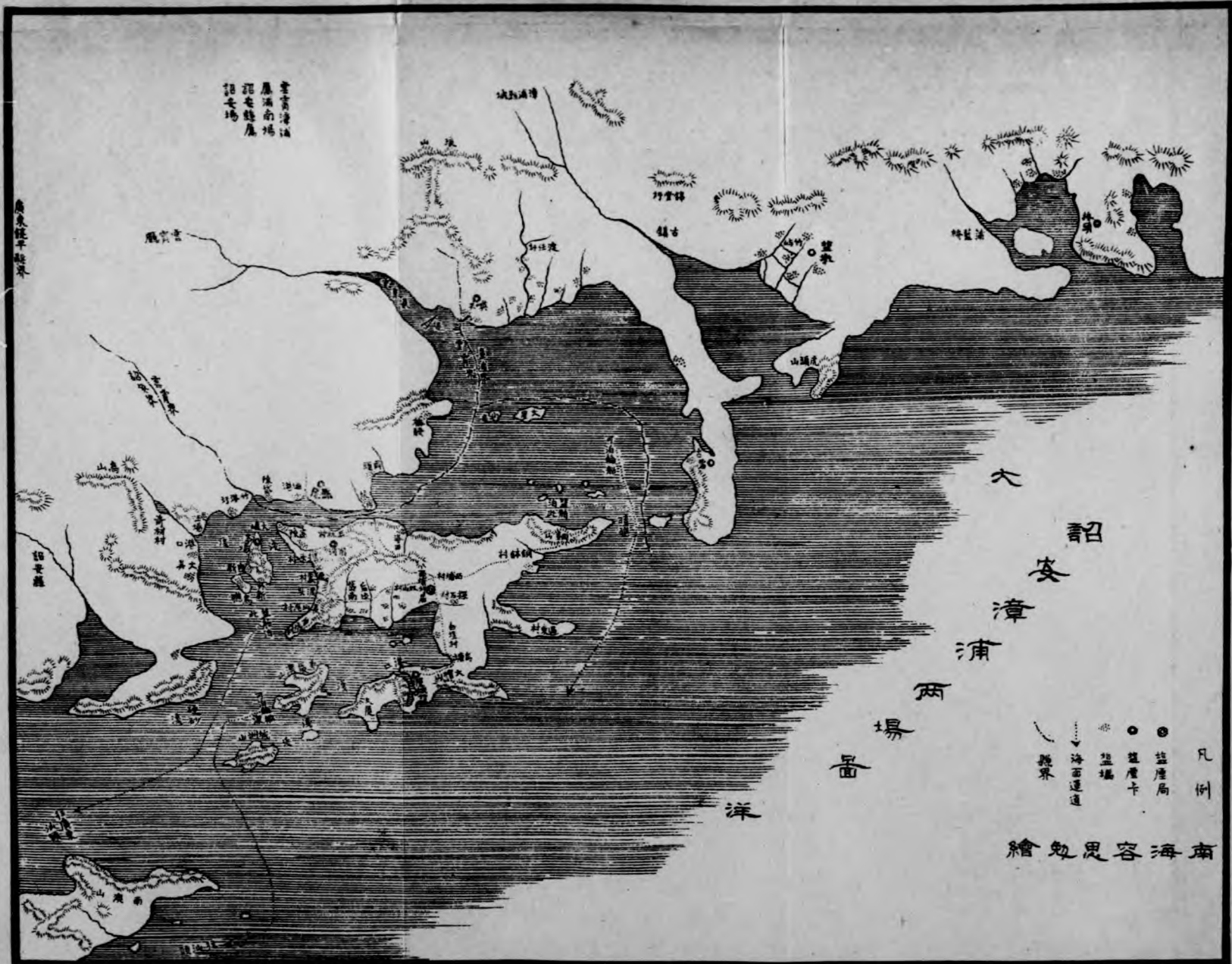
中央紀事
各網紀事
(一) 全國商會聯合會呈鹽政處文
(二) 全國商會聯合會總事務所呈鹽政署文
(三) 皖商張虎臣呈財政部文
(四) 四川運司批飭商民呈請組織鹽業公司文
(五) 兩廣運司佈告
(六) 晉北惟運局徵收鹽稅之公布
(七) 上海縣知事佈告

調查

(一) 潮橋七場及西埔鹽場調查記
(二) 鹽說與借款之關係
(一) 長蘆 (二) 山東 (三) 兩淮 (四) 兩浙
(五) 兩廣 (六) 四川 (七) 河東 (八) 奉天

雜錄

(一) 四川鹽務報告書序
(二) 四川鹽務報告書跋
(三) 晏安瀾致某君書



崖州
儋州
文昌
定安

廣東經平縣

大詔
安漳
浦
兩
場
番

凡例
● 鹽局
○ 鹽卡
◐ 鹽場
↓ 海運道
┌ 縣界

海南容思勉繪

論

說



社論一

蘆鹽開放之疑雲黑霧

悔逸

口惠政策歟 局詐政策歟

建國而立之官吏。所以慎守法令。研求利弊。爲國民保護生計而已。爲官吏而至於措置乖方。以厲吾民。斯已負溺職之咎矣。然尤其識力之未周。而非必有害人之念。其事不可訓。其心猶可恕也。若夫託興利除弊之嫩名。盡變前人成法。而實以竊國之權。罔民之利。使悉歸於一己。純乎私而無所謂公。此真天下之至不祥。而有史已來所未聞者。新學家論秦漢至清兩千年事。動鄙夷曰。專制專制。嗚呼。專制之朝。寧有是耶。如長蘆鹽務。開放後。招商承運一事。其晦盲。否塞。支離。恢詭。乃迥出尋常。意料之外。厲民也歟。哉。直罔民焉耳。改革也歟。哉。直局詐焉耳。吾誠不料共和國家人民所享自由之幸。

福。其。真。相。乃。若。是。乃。若。是。

長蘆鹽法改革。以本年七月朔日爲實行之始期。吾讀鹽務署飭知蘆運司第五十一號訓令。略謂本署對於直豫兩岸鹽務。審度再三。上以國課爲前提。下以輿情爲向背。而商人生計。亦爲並顧兼籌。酌定辦法。將直豫及口北官運。共七十四縣營。一律開放。改爲自由競爭營業。一面訂定販鹽名額。審查合格之人。發給販鹽特許證書。准其照常納稅。購鹽運銷。此項証書。仍先儘舊時鹽商。及鹽商之夥友子姪等請領。以示優異。仰該司切實曉諭。勿滋誤會云云。以上所言。姑勿問其政策之是否。效果之有無。而第就事論事。則未嘗不於整飭鹽筴之中。隱寓維持舊商之意。果能實踐。其言亦昔人所謂慰情聊勝無者。較諸某巨公之仇視舊商。必欲草薙禽獮而後快於心者。其仁暴之相差。固不止百步視五十步矣。誠不意其所言者如此。而所行者乃如彼。陽託諸慈祥。豈弟之辭。而陰實盡杜其奔走呼號之路。以堂堂國家財政機關。顧乃覆雨翻雲。爲鬼爲蜮。明明反汗。食言而身受者。反無所控訴。如今日鹽政署與蘆運司之互相推委者也。

徵諸某報所言。謂開放蘆鹽之訓令。蘆運司業於七月一日宣布。令緞總鄒廷廉傳諭各商。直隸兩岸舊商聞此新令。莫不喜形於色。踊躍爭先。向運署請領特許券。不意運司一概批駁。謂運署不擔責任。須向鹽政署遞稟請領。出爾反爾之速。已足使聞者駭愕變色矣。迨既至京師。遞呈鹽政署。則又一概拒絕。謂已有訓令。交運司妥辦。須向運署呈請。不得越級瀆陳。於是諸商誠詫失望之深。一時驟達極點。顧部司胡以互相推卸。此必有其所以然之故。徐徐探詢諸方面。則議論紛紛。有謂鹽政署長於此次開放別有利已陰謀。故假准商民自由之說。暗行龍斷之計。蘆運司奉承意旨。不得不放棄責任。以護持署長之密謀者。甚有謂署長已開設鹽號於津沽。命其名曰長利。其舅馬某實受命爲總經理。一切招商領券。悉歸馬某一手把持。運司雖爲蘆鹽長官。而實權已移於馬某。雖亦陰懷不平。而竟不敢專輒允諾。商呈請蓋慮奪馬某之權。即將撻署長之怒也。更有謂馬某因與各商索分餘利。尙未議決。故有種種刁難。躑閃之舉。動者道路傳言。固難信。其盡得真相。然苟無秘密畏人之陰事。何須此雲譎波詭之行爲。籍籍人言。豈皆無據。諸商蒙此滯累。猶事之無關輕重者。然稽核分所已微。有所聞業移。

書責問。運署勢將實行干涉。可諭諸說之非盡無稽矣。夫以國家理。饒大政。且當改革。初。枕而司其事者。所爲顧乃如此。此尙能執道德法律之迂談。以相詰難乎。不佞於此事。獨有非常感慨。戚然不絕於予心者。吾國民以清政之不綱。而始起而革命。以舊制之不善。而始昌言變法。則必革命以後之法律。勝於未革命以前也。可知然使此事而發生於康雍乾嘉之間。吾知持節訊案之重臣。必已聯翩蒞津。而堂堂之署長。運司且將踵柴楨盧見曾之故武。即在道咸同光以後。言官白簡。亦將絡繹上陳。署長運司。雖能幸保其身家。亦決不能復保其官職。顧今日所謂運司者。其養尊處優。固依然無恙也。所謂署長者。其頓指氣使。未嘗少減於疇昔也。嗚呼噫嘻。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佛云不可說。不可說。

讀本報者。曾否記憶去歲四五月間。本報開宗明義之初。記者即昌言吾國廉耻道喪。法紀寬弛。雖有至善之法。而決非變法之時。若必不接時變。高言改制。無論鹵莽滅裂。削趾適履。他國所行制度。未必適宜於我。即使盡善盡美。而以今日之人材。行草創之新法。其勢必至假公濟私。舞文罔利。穴社憑城。潰敗決裂。迨其覺察之時。亦已無術補

救固不如因仍舊貫。有規矩準繩之可循。雖有個規越畔之思。終不易假法律以自便。論者或嗤其迂。而今則竟何如耶。蘆鹽之開放。纔變法第一事耳。長蘆之於京師。近在咫尺耳。而奇峯突起。駭人聽聞也。已若是他日。推諸全國。其瑰奇絕倫之舉。動出人意料外者。當更什伯於此。而未有已。爲問季子說鹽書中有如是之條件耶。鹽政討論會中有若是之議案耶。耗矣哀哉。本報不幸而言中也。

喪亂已來。各行省紛紜。擾對於鹽法。率皆予智自雄。弁髦規矩。腴鄰封以自肥。吞公帑以厚己。吾國民創鉅痛深。亦已不勝其詢顧。此輩不過跼蹐之雄。悍然初不知法律爲何物。僥倖國權。尙未統一之時。恣其殺人越貨之野心。人人知其爲賊。靡不痛心而疾首焉。太陽一出。燭火無暉。統一之業。旣成。此曹已銷歸於無何有矣。今日所最可慮者。布在朝列之士。官吏其表面而黜。僉其心思以奉公守法爲之名。而以攫利營私爲之實。其譎張爲幻之伎倆。愈趨避而愈工。巧馴且使人莫測機緘。當軸者旣不察其隱衷之蘊蓄。方且虛心專任。以希望其成功。國民雖復備蒙荼毒。然或已身受其害而尙不知所由。或雖明燭其奸。而詘於勢位之不敢。亦惟有飲泣椎心而隱忍以聽其所爲。

迨其事之發覺則破壞既極雖挽救而無從即焦頭爛額以赴之而所損已不貲矣鹽法之在今日使無外交關係則姑縱此曹所爲猶或可補救於異日然所盡者亦已靡所取償若目前則偶一不慎即不能免外界之干涉一經越俎代庖則國權淪失遂至萬劫不復矧當發軔之初即授人以責言之柄則真無幸焉矣政府苟以悔禍爲心其尙毋存護前之思而亟謀所以善其後乎雖然吾終冀某報所揭載者出於道路悠悠之傳聞也則一線未絕之希冀猶未至淪胥以鋪也已





晏運使鹽政談書後

梅逸

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誠哉是言。吾哀夫今日之謀國者。矜言學說。弁髦舊制。囂然自詡。一世之雄。而於名德宿望。非特屏其人於局外。尋且并其明通公溥之言論。而亦沒之也。鹽政之爲物也。夤躋隱互。移步換形。古今來以爲物質專門之學。非寢饋其中。具有十數年之經驗者。不能析其同異。而得其會通。斯豈淺學下士未嘗治一日之官書。未嘗經一事之實驗。而僅僅涉獵書傳。稗販譯籍。遂可侈然自命爲改革家耶。閉門造車。遽斬其出門。而合轍古今中外。固無此單簡輕易之財政矣。矧財政而爲鹽法。其難更非他事所能比並者哉。今日吾國言鹽法者。尤當以鎮安晏海丞氏爲

巨擘蓋其主山東司稿專治鹽政者垂三十年而凡國中產鹽區域北自遼左河東南訖淮浙粵蜀一一皆躬歷焉持之有故言之有物凡一法之沿革損益其所由之因緣爲何如事其所呈之效果爲何如事本末異同了然於胸故其佐載澤督辦鹽政時手勦種種章程無不精密周而卓然可以坐言起行無扞格沆隍之患不得以晚清季年之制作而鄙夷爲不足道也頃者政府特簡爲四川運司抵任以後曾致川中當道一書備論蜀鹽利病洋洋纒纒凡數千言通新舊之郵而抉就場專賣之弊以視改革家浮光掠影之談可以娛聽聞而不足以徵事實者殆不啻瞶之與離婁當事者方存一先入爲主之成心宜乎誨者諄諄而聽者終藐藐也不佞惜其書之湮沒不傳無以關改革家之口而折其角也用擷其中精語而附譏說以疏通證明之庶足壯吾黨之壁壘俾公理不致隱而弗彰倘亦知言君子所不棄乎

晏氏之言曰就場專賣與就場徵稅皆以大同均稅爲基礎稅不均無論爲專賣爲徵稅要皆窒礙難行雖然天下事有不均之均不平之平亦有均而不均平而不平斯言也真治賦者之南鍼而一切治術舉莫能外此者也孟子不云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巨履小履同價人豈爲之夫鹽一而已然而產地有灘礦池井之不同製法有煎晒之不同運道有水陸夷險之不同其母財贏息多寡迥殊國家所以保謫之之政費其繇簡又互異而稅率之厚薄因之以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必強不同者而使之同將從其重者歟則向輸輕稅者皆起而振振有詞將從其輕者歟則國家歲入之常經又烏能無所損失商民羣爲不平之鳴即財政頓成危險之象此其理初無竅智者而後能言之論者既歆羨於西法又藉口於劉晏不知歐西列國其幅員之小者或抵吾一省而猶不足卽最大者亦不過吾三四省已耳產地無多製法自當齊一政府執簡馭繁自己勝任愉快初不必多爲之涂以歧國民視聽此豈可與吾國相提並論若劉晏之法則更遠在千餘年前其時晏所領者僅限於江淮一道卽今日兩淮引地而場竈又不如今日之多故就場徵稅之法可以行之無弊其後場竈日增舊法自不適用使劉僕射生於今日亦必舍此他圖世界人治進化程途莫不由粗益精由疎益密豈有當汽車軌時代而反侈大輅椎輪之功。用者哉。况劉晏政策之精密並非如改革派所言者哉。

晏氏又曰。就場徵稅法。河東行之。奉天行之。四川又行之。然較之綱票諸法。亦不過相差魯衛。若四川則於國於民於商。均有不利。奉鹽行於吉黑。潞鹽行陝西渭北十九州縣。及河南汝州等處。皆屬官運。已非純粹就場徵稅制矣。至今日川鹽。則大商猶是引額全無。名曰場稅。實則關稅。欲求如前清時收數之旺。能乎不能。記者往時。方以爲遼潞川滇皆早已實行就場徵稅之法。久而無敵。特不能通之江浙諸省。今讀晏氏此書。乃知奉天河東在清世已改行官運。而就場徵稅之制。乃僅存其什一。至川鹽之破壞。紛擾更屬。光復後事。非晏氏躬親目覩。烏能言之。歷歷即奉天河東之改行官運。亦各有不得不然之故。此必詳稽官書。乃能得其真相。非本論所範圍。故姑置諸不議。然益以見鹽政之繁賾。隱伏非親洩其地。深求其故。必不能言之。悉中肯綮。而憑虛想像之詞。決無豪髦是處矣。

至其論專商。必不可無一條。尤爲金科玉律之至言。治鹺政者。違此。未有不亂者也。其言曰。天下事自無定而有定。則治。自有定而無定。則亂。兩淮改綱爲票。變有定而無定者也。淮北之分票。湖豫三販。淮南之分場。商運商。運商又分四岸。循環轉運。是仍專商。

也是皆變無定而有定者也。今學者一見鹽商恨之次骨。必欲破除引岸。消滅專商。不知引岸今昔情形不同。變通之可也。一概破除不可也。專商之把持龍斷。使民間動輒觸禁。敢怒而不敢言者。事勢所不能無。變通之可也。一概消滅不可也。運道各有便利。民食各有習慣。引岸實出天然。未可以人力強爲破除也。無論行何制。不能無商。既有商。即不能禁其繼續營運。無專商之名。未必即無專商之實。未可以官法強爲消滅也。斯言也。於衆楚爭咻之會。獨發爲不畏強禦之談。且痛言新法之害。而仍不諱舊法之非。斯可謂秉心至公而豪無我眞者已。大學曰。人之其所憎惡而辟焉。改革家之對於舊商。可謂惡而不知其美者矣。人類苟在羣治之中。爲法律所範圍。則其義務權利兩端。常相平等。必不能離其一而獨立。彼徒見舊商權利之優。不勝其歆羨攘奪之志。而不知舊商對於國家所履行之義務。適與其權利相稱。并無毫髮之不平。若疾專商之名。而欲公之全國。則鹽務之有專商。固繇羣治分功之例。演進而成。初非人力所能予奪。大字文明日進。人類所需於百昌者。至縣非有專商。以爲轉移運輸。何由養欲給求。彼徒見鹽之有專商。而賦怪之。抑知天下事事物物。固莫不各有專商。耶。今即廢舊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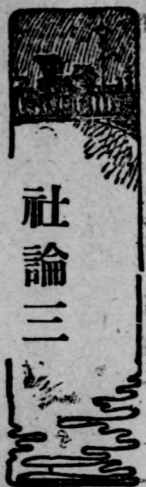
而招新商更除去一切束縛馳驟之約法使成爲無限制之自由然新商既擲其最大之母財而後得此一席亦必爲長子孫傳世業計寧肯視如傳舍且爭先者既獲厚利尤忌夫後來者之日多而贏息將益薄也必且陰結團體豫爲抵制使他人雖涎其利而終不克加入其籍此固吾國普通商業家之常態矣如此則專商之局不期而自成晏氏所謂無專商之名而有其實者斯真洞達物理之至言官力所無可如何者也然則改革家所爲是亦不可以已也乎

晏氏自言其對於川鹽所擬辦法而終以只知事實不知學說嗟夫空言之不適於實行自古而已然矣老師宿儒之所講求故書雅記之所陳說聽其言未嘗不娓娓動人而見諸施行未有不立蹟者顧亭林李雯諸家之談鹽法其實際正如此耳然彼諸先生其學識實遠過尋常而又有痼疾在抱之念於民生困苦之真相鑿鑿能言其故故其法雖未可爲訓而其意則未始不可師若今日所謂改革家者則其於國於民何嘗有絲毫不忍之心且於本國歷史現狀又何嘗竭一日之研究不過假外人爲護符以行其攘利營私之計畫耳咎以篤行學說不通時勢猶未免墮彼殼中矣晏氏年已逾

耳。順。度。精。力。亦。未。必。如。前。所。計。畫。苟。不。見。從。必。且。浩。然。有。歸。志。讀。書。中。所。言。其。感。慨。憤。激。之。思。已。躍。然。見。諸。紙。上。晏。氏。一。旦。去。職。川。鹽。之。一。敗。塗。地。固。意。中。事。耳。吾。是。以。賦。椒。蘭。不。可。恃。之。辭。而。不。勝。君。子。道。消。之。懼。也。







社論三

論淮南鄂湘西皖四岸官專賣法之完備

悔逸

今鹽政改革家所囂囂然揭槩以爲惟一之上策者就場專賣而已矣。不佞非反對專賣法也。特是言專賣則可言專賣而冠之以就場則不可。非獨理所不可。即勢亦有所不能。此不必待吾黨之駁詰也。即彼黨所揭槩之新法亦已自言之而自駁之。非記者深文曲傳之私言也。世界治法演進。只有由簡之繁。決不能由繁之簡。彼派所自矜許者。非以就場專賣法行。則解燒除苛。從此去繁重而之簡易哉。不知人事之蕃變。恢詭絕非昔人之智慮所能及。法令之繇單簡而趨美備。固出於天演人競所不得已而苟思以一切之治治之。其敵也將潰敗。決裂而不復。可以理董且也。就場專賣法之目的在於破除引岸而引岸之不可破除。非惟吾黨言之。即彼黨亦未嘗不自知之。於是乎。

有。劃。定。售。鹽。區。域。之。說。爲。之。幹。旋。夫。區。域。云。者。特。引。地。之。變。名。焉。耳。有。此。劃。定。區。域。之。制。則。其。事。之。委。曲。繁。雜。決。非。就。場。兩。字。所。能。了。然。則。就。場。官。專。賣。制。在。彼。輩。所。昌。言。者。已。不。啻。自。其。根。本。而。推。翻。之。矣。尙。何。待。吾。人。之。據。理。勢。以。相。爭。也。乎。是。故。不。言。專。賣。則。已。言。專。賣。則。其。立。法。之。詳。盡。精。密。未。有。過。於。清。代。之。淮。鹽。者。也。兩。淮。鹺。政。爲。海。內。之。中。堅。淮。北。自。淮。徐。食。岸。外。若。皖。岸。若。豫。岸。從。前。雖。有。三。販。名。義。近。似。專。商。然。五。河。則。抽。厘。正。陽。則。以。督。銷。而。兼。抽。厘。至。如。鳳。陽。常。關。則。並。徵。鹽。船。船。料。之。稅。此。爲。完。全。之。關。稅。制。溯。所。由。來。固。皆。有。其。不。得。不。然。之。故。以。其。無。與。於。官。賣。法。故。姑。置。淮。北。不。論。而。惟。舉。淮。南。讀。者。試。先。祛。先。入。爲。主。之。故。見。而。平。心。以。察。理。勢。所。宜。則。知。記。者。一。得。之。愚。固。非。輕。新。而。軒。輿。也。

往。時。淮。南。行。鹽。自。納。硃。紙。訖。臨。江。大。掣。爲。制。委。曲。繁。重。惟。慮。防。弊。之。不。周。行。之。既。久。淮。北。亦。如。之。自。道。光。十。一。年。總。督。陶。文。毅。公。整。飭。漕。綱。歸。之。簡。易。厥。後。陸。建。瀛。師。其。意。改。淮。南。綱。運。爲。票。法。益。汰。虛。文。除。煩。苛。積。錮。廓。然。未。幾。而。粵。寇。亂。起。漕。政。破。壞。同。治。初。曾。文。正。爲。鹽。政。踵。陶。陸。之。成。局。變。通。而。損。益。之。合。綱。運。票。運。爲。一。擷。其。長。而。去。其。短。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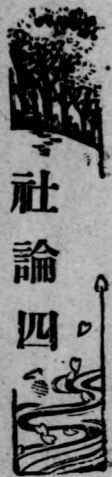
爲今日之新法。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者，不信然歟。綜新法之最要者，莫要於總棧。總棧之設，其初以杜商竈交通之弊，商自主之官爲督率而已。厥後官引大行官棧，始立率檄監司大員以縮其事。垣商由場運鹽，知棧儲之於倉，運商知棧買鹽，揆輪派售其價直之低昂，悉由官爲之酌定。懸牌棧門，號曰牌價。垣商運商不得任意漲落，調劑鹽色而支配焉。稽其如式不如式者，而加之以賞罰。總棧握其綱，而四岸督銷局分其目，同以整輪保價爲官司。惟一之責任，無論何商不能私相干預。蓋自道光季年，鹽政陸建瀛、胡爲此議，訖文正世，乃克實見施行。始泰州繼口岸，繼瓜洲，旋移設於儀徵之十二圩，規模日以廓。章程日以備，釐政要鈐具在於此，其鹽之到岸也，赴局掛號守輪待售，毋許攙越。時價高下懸，牌曉諭其鹽由鹽行代售，繳其值於官，官扣其應輸之厘稅，以所餘本利給之商，無得逋欠。其有私行貼價者，依例處罰。此之謂循環給運法。所謂票法窮而綱法復，參綱法於票法之中，使運鹽者由場至岸，無一不受成於官。官有責成，商知守法，此不謂之官專賣法而何。善夫沈文肅之論鹽政也。曰：歷任督臣精鹽法者，無過於曾國藩。方其任鹽政時，每審定一法制，必詳稽舊案，默觀時勢，舉夫數十

年之利鈍成敗。如身入其中而歷試之。故能動必有成。勞無虛費。而其精意所在。尤在減引以減商。蓋其時東南初定。富民之欲爲新商者。源源而來。商額無由頓增。則相率而乞增引額。國藩以爲商人惟利是視。尠能深明大體。人數過多。必致互相傾軋。祇圖目前豪髮之利。而弗恤全局爲之動搖。今引少則商少。商少則官吏易於督察。剔弊既不難詳盡。即疏銷亦較易爲功。如到岸之浮費。出場之私蹤。以及重斤廢票等弊。得廉能之吏數人。聚精會神以整頓之。決不至漫無把握。文肅與文正。嫌隙綦深。而其極口稱許也如此。可知字字公言。無所矯飾。由此觀之。欲官專賣之持久不敝。其道無過減少商額。非國家樂爲是束縛。馳驟勢固有不可耳。今舉先民良法。美意蕩然。棄若弁髦。而僅僅留就場徵稅一事。此外更不加過問。專商既廢。人人皆有爲。商之資格。蟻聚而來。蜂擁而去。更無纖毫隔礙。以云自由誠自由矣。然又不能實行不問所之一語。而必爲劃定售鹽區域。襲引地之實。而畧變其名於解縛弛弢以後。復欲施此羈勒。吾知爲之商者。跌價搶售。夾私加載。百弊叢生。勢如亂絲。而此疆彼界。動成虞芮之爭。產地而外。更無一官一吏。行其稽察。禁制。然則吾國鹽政。不將永成散沙矣乎。如此則彼所

劃。定。之。區。域。遂。成。一。紙。刑。文。而。爭。競。既。亟。馴。且。起。意。外。之。大。亂。雖。悉。收。拾。補。救。亦。無。所。施。其。術。至。於。由。場。抵。岸。沿。途。中。間。以。無。法。禁。而。滋。生。事。端。者。益。復。不。可。究。詰。諸。方。面。俱。蒙。其。牽。引。直。蕩。然。爲。無。法。之。國。一。言。以。蔽。之。曰。引。岸。既。破。必。變。爲。就。場。梟。專。賣。產。地。價。增。必。變。爲。就。竈。丁。專。賣。而。已。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真。鹽。政。改。革。家。之。謂。矣。吾。故。綜。述。舊。聞。陳。前。朝。法。制。之。美。備。以。冀。政。府。之。一。悟。讀。者。慎。無。嗤。其。以。千。金。而。享。敵。帚。也。







社論四

左樹珍闢鹽商呈詞書匡謬

梅逸

近人有左樹珍者。曾著鹽法綱要一書。大旨主就場官專賣策。爲通州張氏之應聲蟲。頃因蘆商聯名上書政府。痛陳破除引岸廢棄專商之害。危詞苦語。聞者動心。以其實能據大局以立言。非徒爲鹺商保全世業計也。彼黨慮公理由是大明將無以施其破壞之術。於是羣起駁辨。而尤以左民一書爲最詳盡。雄快。讀者苟胸無定見。尠有不爲其所熒者。不佞懼積非之勝。是而鹽政前途一隙之明。盡爲其所蒙蝕也。用政不避好辨之譏。取左氏原書條舉而辭闢之。

原書詞意之最爲夸大而無理者。其開宗明義。即謂中國鹽法千餘年來。隱於黑闇之中。現經深識之士研究。討論發明政策。譬之長夜漫漫。旭日初旦。噫嘻。何其勇於信已而輕於粵國也。夫所謂黑闇者。必其事之無法制。無條理。無權限。無宗旨。而後始得蒙

以此稱耳。今歷朝以來成法先例，因革之繇，損益之蹟，莫不載之官書，泐爲史志，識大識小，展卷可稽，何得以黑闇誣之？君自不屑尋繹耳。古人何嘗欺君？今亦無暇羅其條目，而第揭其綱要，則自李唐已後，宋與明同爲邊中海支，元與清同爲分綱設引，一則以鹽政爲禦外之資，一則以鹽政爲便民之具，要皆視其國所處之地位，以定弛張取舍之規，此皆具有精心卓著明效，又安得以凌雜紊亂目之？世界自有公論，張景之徒，遂敢膺旭日中天之譽，居之而無怍乎。

彼其所恃爲最堅之根據者，以爲官專賣法實本。劉晏雖然，吾常攷之唐史，有以知其說之實不然也。晏所處時勢適當安史亂後，今蘆鹽、東鹽產地已爲盧龍、淄、青兩節度所專，故其時最要政策在抵制河北無稅之鹽分天下爲兩戒。晏所領者爲今淮、浙、閩、粵四大引岸，兼及川東各廠，以洛陽爲東西分界之限，扼守長河，不使藩鎮私漕得闌入中州一步。此實後來劃分引界之濫觴，馴乃沿爲定例。雖賢智者不能挾此藩籬而改革，派願欲藉口晏法以行其破除引岸之計畫，不亦慎乎？若夫劉氏行鹽遺法，則更不能以就場專賣四字鵠突了之。嘗改其制，蓋近場各地爲商運，遠場各地爲官運，第

爾時商運。貨力薄。而情勢亦渙。殆略與近時山東。票地兩浙。肩住引相類。而範圍亦極。褊小。故可以任其所之。不復更分區域。而精力所注。全在官運。凡商運不到之地。皆以此法行之。所謂江嶺遠鹽之鄉。設常平鹽者。實已括江南嶺南諸州而言。非第指江之虔贛嶺之昭桂已也。是故晏之爲法。其最精者在能綜攬銷岸之利權。而立法以爲之消息。使稅額常趨於盈。而無患其不及。豈斤斤焉籠場產爲國有也哉。今不察其精意所存。而徒斷章取義。厚誣古人。以就已所持之學說。斯真可謂不善法古者矣。要之設引傲於夷。吾劃界。規於劉氏。此實懸諸國門。而不刊者。他日更當詳攷。而專論之。先發其大凡於此。

固矣哉。改革家之斥專商也。彼所執爲理由者。謂鹽爲百貨之一。百貨皆無專商。何獨至於鹽。而有之。故專商當然不應存在。其立說固自謂甚正矣。抑知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而其說將立破乎。鹽爲百貨之一。固也。然胡以中外古今。不聞有布縷之政。粟米之政。山澤陸海一切百貨之政。而獨至於鹽。則鄭重分明之曰。鹽政。耶。國家既當有專政。卽民間自當有專商。此事理之自然。而無庸疑者。且專商亦豈人力所能廢哉。欲無專

商則並商之名盡去之而純由國家運售不使一人得爲鹽商斯可耳若猶有商之名則未有不始爲散商而終成專商者此其義已於晏運使書書後中略引其端茲更暢申其緒鹽之有專商也豈徒以厚於商而已蓋將使其負永遠納稅之義務而不得以任意爲去留焉今若廢專商而用散商則天時人事之變遷而運利之豐歉必不能步步之出於一致更不能必各地之從同當其豐裕之年自人人趨之若鶩一有天災人患不能有豐無歉斯望焉去之惟恐其浼我矣國家既許其自由於始矣又烏能繫維而挽留之於是乎鹽課將有無著之慮此不能不用專商者一也使其廢舊商而招新商則應募而來者必其素封之家而資力微薄者不得與焉卽爲政府計所歡迎者亦必在長袖善舞之儔而必不願與肩挑背負零星販鬻者爲直接之交易此固情理所當然也夫此等富人既斥其最大之母財以獲此特許之營業矣彼其意亦思傳之子孫益發皇而光大之豈其見異思遷來歲更舍此而他適而國家無論如何蠻野亦不能強奪之以與人年復一年子又生子而世業專商之局已一定而不可移此不能不爲專商者一也商人之營業也既獲厚實必思據爲己有而不願有人之分其利此

中。外。所。同。然。者。一。存。專。利。之。思。則。諸。商。團。結。之。力。自。必。日。臻。鞏。固。必。不。容。後。來。者。之。居。上。而。後。來。者。亦。自。知。難。卻。退。不。敢。輕。易。廁。足。其。間。此。徵。諸。他。種。營。業。凡。新。加。入。之。店。肆。其。贏。息。之。厚。必。迥。遜。於。舊。商。而。傾。軋。排。擠。之。虞。尤。時。時。不。能。免。且。官。力。亦。實。無。從。禁。制。他。業。有。之。鹽。業。何。獨。不。然。如。是。而。專。商。之。局。更。圓。滿。無。遺。憾。矣。此。不。能。不。爲。專。商。者。又。一。也。復。次。則。懋。遷。化。居。之。事。常。專。趨。於。一。地。而。不。願。遷。地。之。爲。良。徵。特。運。售。者。駕。輕。就。熟。決。不。肯。棄。此。他。之。卽。地。主。之。購。物。亦。常。倚。信。舊。人。而。不。願。新。歡。之。別。締。此。尤。商。業。中。數。見。不。鮮。之。事。由。專。商。而。更。生。引。界。又。必。以。是。爲。權。輿。矣。凡。此。皆。天。演。物。競。自。然。趨。勢。斷。不。能。以。人。力。強。爲。變。遷。懸。知。改。革。派。所。行。新。法。其。將。來。之。效。果。決。不。能。外。此。耳。竭。力。以。圖。改。造。乃。不。旋。踵。而。仍。復。其。舊。觀。疇。昔。之。力。征。經。營。不。亦。自。悔。其。多。事。也。哉。

若。夫。破。除。引。岸。一。事。無。論。彼。派。己。自。議。而。自。駁。之。此。本。無。可。辨。之。價。值。然。使。竟。如。所。言。則。大。局。之。壞。將。遂。不。可。收。拾。此。不。必。徵。學。理。之。空。談。而。第。以。近。事。證。之。川。鹽。之。破。除。口。岸。非。彼。派。所。爲。滿。志。躊。躇。者。乎。然。何。以。破。岸。之。後。而。比。照。前。清。稅。額。所。定。六。百。七。十。餘。萬。之。豫。算。乃。竟。缺。額。至。十。分。之。四。此。亦。豈。吾。黨。所。造。作。之。虛。言。耶。其。影。響。於。歲。入。者。亦。

既若斯之巨而井竈則紛紛停閉也。勞力者則囂囂暴動也。商民社會之不安方興尙未有艾。夫川鹽口岸之破壞其關繫僅在一省耳。而現象則既彰彰若是矣。倘全國鹽務皆起而遵彼覆轍其貽禍之烈殆將不堪設想。由是言之吾輩之苦口力爭爲鹽商個人乎爲國家大局乎。彼派盍靜氣平心以求物理。世變之真相毋徒挾其意氣以求必勝也。

劃定售鹽區域之說。備見彼派所爲書報中。本報據此數數詰問。而彼派曾無一字之答復。吾有以知其理屈而詞窮也。然能知售鹽區域之不可不劃定。此猶能不自欺其良知者。吾願彼因是而擴充之。





社論五

十二圩鹽戶電請禁阻輪運之慨言

銛公

頃者淮南湘岸官鹽缺乏。湘商某借蘆鹽百票輪運到湘。十二圩之鹽戶慮奪其生計。電請鹽務署禁阻。情詞極爲懇切。又某報載鹽戶將有不利於湘商之舉。記者合而觀之。未嘗不悲其生事之艱。而又歎天下之多故也。夫綜鄂湘西皖四岸之民食。獨任飛輓之勞。泛長江浮大湖。懋遷有無。以佐商賈之急。弓冶箕裘。繼繼繩繩。世其業而罔敢或墜。鹽業中之至有造於吾民者。殆莫十二圩之鹽戶若。今一旦蒙意外之震撼。風潮盪激。耳目惶惑。室家杌隉。而不甯同業奔走而相告。此非極人世之至苦。而官廳維護之所迫。不容緩者哉。雖然。事有常變。勢有緩急。當其無事循規蹈矩以求之。可也。苟時勢所逼。竟出人情。意計之外。則投機赴會。間不容髮。固不得以膠柱鼓瑟之見爲架空。

鑿險之談。苟快一時之口。冀動他人之聽。耳十二圩之航業。發生在同治初年。國人誰不知之。而三數年來。獨不能不偶爾易航。而輪者外界無形之勢力。實隱握操縱。左右之大權。非盡運商之無良。敢於冒不韙而行事也。何言之。湘中鹽務。自上年亂事。勘定之後。紙幣低折之程度。既日趨於不可思議。（向來督銷總局及分銷子店銷鹽。惟長沙湘潭益陽常德等處。間以錢票購鹽。鹽店即以錢票購銀票交局。故發還商本。亦係銀票。但從前銀票兌現。非如今日之不兌換紙銀。每千匯水至七八百兩。此外各分局所收現洋。可以鎔化申水。或以洋元易紙銀。繳權局。局以發還商本。商家虧本營運。遂致各局紛告脫綱。子店無鹽出售。間有零售。人祇四兩半斤。爭購擁擠。至以巡警彈壓。甚者醴陵一帶。漲至每斤百六十文。而鹽價之奇昂。商家之折閱。食戶之惶恐。執政之困難。皆若岌岌不可終日。然終不敢不冒險以進者。既負局中之責。即不敢爲壁上之觀。史春廷袁南生胡少餘廖達吾之徒。輪運蘆鹽赴湘。濟銷雖擬之救焚拯溺。亦不爲過。其烏能以罔利殖私之蜚語。妄相齟齬也耶。然此特准岸鹽荒之實況耳。若南路諸州自叛兵召亂以來。湘軍扼其北。粵軍倚其南。衡永郴桂之郊。向之資粵鹽以自贍。

者。今。皆。有。瓶。罄。罍。耻。之。悲。觀。然。則。湘。中。淡。食。之。苦。真。洪。楊。以。後。數。十。年。中。未。有。之。危。象。矣。嗚。呼。自。駱。文。忠。創。借。運。之。例。劉。琨。申。畫。界。之。請。（同。治。九。年。琨。撫。湘。請。畫。永。寶。二。府。銷。粵。引。）湘。岸。之。應。銷。粵。引。者。非。獨。郴。桂。二。州。也。卽。應。銷。淮。而。淮。引。所。不。到。之。處。亦。無。不。以。連。陽。樂。桂。兩。埠。爲。接。濟。之。交。源。連。陽。乃。北。拒。四。埠。之。一。其。引。地。爲。連。州。連。山。陽。山。三。屬。永。州。雖。不。能。設。埠。而。銷。市。之。旺。淡。恒。視。永。販。之。多。寡。以。爲。衡。光。緒。二。十。八。年。楚。粵。之。交。時。疫。盛。行。販。足。中。途。染。疫。病。亡。者。衆。以。致。商。販。絕。迹。連。陽。旣。告。短。銷。永。屬。八。邑。亦。苦。缺。鹽。樂。桂。行。湘。之。鹽。約。分。東。西。兩。路。其。由。東。路。而。入。者。爲。樂。昌。屬。之。坪。石。地。方。僱。小。船。運。至。宜。章。縣。城。更。換。宜。臨。騾。馱。過。山。至。郴。乃。至。永。興。乃。至。來。陽。縣。屬。之。上。堡。墟。其。由。西。路。而。入。者。由。坪。石。僱。船。運。至。宜。章。縣。屬。之。梅。田。再。運。赴。泗。溪。再。運。赴。臨。武。縣。屬。之。水。東。牛。頭。等。墟。要。之。皆。肩。挑。背。負。之。貧。民。載。油。麻。豆。餅。之。屬。出。而。與。粵。鹽。相。易。此。在。承。平。無。事。有。蠅。頭。之。贏。利。可。博。乃。獲。有。此。景。象。耳。今。不。幸。而。武。夫。悍。卒。以。倒。戈。稱。亂。相。號。召。矣。殺。人。越。貨。之。場。其。不。爲。桀。黠。暴。徒。裹。脅。以。張。寇。氛。亦。已。大。幸。尙。望。其。營。正。當。之。生。事。負。載。而。往。捆。載。而。歸。以。救。我。民。食。也。哉。由。是。言。之。湘。南。旣。迫。於。兵。禍。而。粵。鹽。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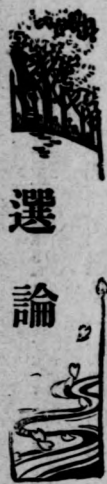
飛渡長岸之脫銷斷市者實彰彰在人耳目。然則鹽戶原電中所謂八月之儲十月之儲者非欺人之懸談要亦不達事情之甚矣。抑吾因此而重有所感焉。榮悴苑枯之理常各隨其自奮力之強弱而得其比例。差縱有時藉外緣之扶助獲以暢厥生機要當惕然於天幸之不可長。繳乃有以空諸依傍而徐徐植其自立之基。航船之託業於淮南者已四五十年。彼時通商口岸已開洋商之機輪亦往來乎長江流域。曾李諸賢相繼開府兩江治儲之條理又最稱精密而轉運事業獨不肯重外而輕內者。豈半期數月往還一次之航船固占優勝之勢而不虞劣販也哉。國民根本之生計既爲外力之磅礴所併吞而此一線懸遺之航業卽不忍更趨於便捷以肆其攘奪。然則航船之得以有今日殆純然受賜於中興諸老拳拳民膜之盛心非夫笨重濡遲之物可以有確乎不拔之道焉。彰彰明甚然訖於今時勢之銳變益不可方物矣。場產之整理銷岸之變通無一不呈蛻故嬗新之象而運鹽故道度亦不能越交通頻繁之範圍而墨守其成法。故吾以爲是航船者既有鄂省六萬之撥款以爲維持業務之資藉當乘此時機早自爲謀以求立於不敗之地。母謂暴動爲可駭而釀亂階母謂官吏爲可恃而生倚。

賴各擇其力之所能至者而劬勤焉。或猶有因禍爲福轉敗爲功之一日不能故步自封而不思所變計。依水植楊柳荒地自生蒹葭腴壤種稻上下一碧風日妍娛十二圩之景物雖大佳而事變所至將盡舉安樂之窩變而爲寂寞之壤。雖聖哲復生恐亦無以善其後。則是豈不大可懼也耶。雖然椎埋之雄強悍之習日臨以剴切之文告尙熟視而若無覩吾儕乃欲盡心力於區區筆舌之間以轉移其執業。其爲迂闊無當亦復何辭。然不能不望治齋之君子得吾說而存之無坐視此輩之危機而不早爲之所也。

附原電

竊航業與鹽業關係最爲密切。實有顛撲不破之理由。蓋自前清曾國藩招商承辦引岸。商等亦因招而組織運鹽。船隻不下數千。人口不下數萬。專賴運鹽爲生業。祖孫父子累世相承。裝鹽外不能改裝百貨。署長前任兩淮運司時。商等因鄂湘兩省借運東蘆鹽輪運到岸。圩埠全體人等。以生計斷絕。到揚懇求體恤。當蒙電商黎副總統。允在鄂省鹽價項下撥銀六萬兩。爲維持航業生計。並奉示開以後商運之鹽。顆粒到圩。暨呈奉大部指令。所有商運之鹽。不准在滬堆棧。均應到圩卸載在案。並飭據四岸運商

公所呈稱。以後鹽歸商辦。自當仍運到圩等情。仰見我憲台憐憫航業之至意。從前稍有積弊。力予掃除。並籌議規則。呈請立案。旋值旌旗北上。無緣借寇。惟有遙祝天保。九如。現湘岸運商史春廷、袁南生、胡少餘、廖達吾、組辦東蘆鹽三百票。先行輪運一百票。到岸。該商等假脫銷爲詞。其用意希圖夾私漁利。前次輪運之鹽。每包重至一百念餘斤。商等在各岸親覩。實於鹺綱大有窒碍。伏查湘岸現存鹽斤。足銷八月。陸續運往之年計算。已有十月之儲。奚用輪爲。况鐵案具在。竟敢食言翻覆。抵觸命令。不顧國計民生。顯係奸商舞弊罔利。凡仰鹽爲生者。人人自危。深恐牽一髮而動全身。若不電請禁阻。而效尤奸商。一唱百和。接踵而來。商等勢必失業。豈不寒心。陳情不過數字。失所幾及萬家。商等情急無擇。惟有電呈部署長鑒。憐爲數十萬生靈造福。維持完全生機。迅飭運商將鹽到圩卸餞。仍歸江船裝運。不致別生支節。則商等恩感再造。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十八幫江船全體代表電呈。



選論

斷送鹽政權之痛史

財政經濟雜誌

情民

吾國以鹽稅爲外債之抵押品。自千八百九十八年之英德借款發其端。其後庚子賠款京漢川漢路款繼之。鹽稅雖充抵押。鹽政權固未絲毫喪失也。至民國二年四月善後借款告成。外人始攫我一部分之鹽政權。據善後借款合同所規定。中國損失主權。固爲不少。然猶有挽回之餘地。乃我當局非特不圖補救之方。并對於違約之要求。亦不能拒絕。貿然輕許。致外人得步進步。我當局則日事退縮。至二年二月稽核總分所章程。顧問章程公布。而鹽政權完全斷送矣。今日鹽政。雖尙未併歸海關辦理。事實上已與併入海關無異。聞者疑吾言乎。試述一年來之失敗史。爲我國民告焉。

周學熙任財政總長。當借款交涉之衝。恐此事遷延不就。有不利於政府。遽與五國團定議。於四月二十六日簽字。故其於鹽政權之利害如何。當日固未嘗注意也。按該合

同第五款云。中國政府承認將鹽稅徵收辦法整頓改良。並用洋員以資襄助。又本款第二項云。中國政府在北京設立鹽務署。由財政總長管轄。鹽務署設立稽核總所。由中國總辦一員。洋會辦一員主管。所有發給引票彙編各項收入之報告及表冊等事。均由該總會辦專任監理。又在各產鹽地方。設立稽核分所。設經理華員一人。協理洋員一人。該二員會同担負徵收存儲鹽務收入之責任。(中略)監理引票之發給。及徵收各項費用及鹽稅。(下略)又本款第三項云。各產鹽地方。鹽勛納稅後。須有該處華洋經協理會同簽字。方可放行等語。夫中國政府。貸五國銀行之款。以鹽稅為抵押。債權者乃派代表稽核此項收入。此亦我國借外債之通例。無足深怪。惟洋員既以稽核為專職。則不應令其有贊助整頓改良之權。其他發給引票。徵收鹽稅。納稅後簽字放行等事。均屬行政範圍。與稽核職務。毫無關涉。乃均一一列舉。授其權於洋員。可謂倒行逆施之甚者矣。尤可異者。徵收鹽稅。歸洋員監理。已在稽核權限之外。乃并徵收各項費用。亦由洋員監理。其權尤為廣漠無比。蓋我國鹽稅收入。本有鹽稅與官運贏利兩種。鹽稅內含課釐加價商包及一切雜捐。固在洋員稽核範圍之內。至官運餘利。與

鹽稅無關。洋員本無權干涉。乃亦令其監理焉。嗚呼。斷送惟恐其不盡且速。有若是之甚者耶。當該合同尙未簽字。談判方在進行之際。周學熙恐輿論攻擊。礙其進行。乃先頒布一稽核造報所章程。以爲掩耳盜鈴之計。考該章程第一條云。本章程爲稽核全國鹽務之收入支出。及行鹽之數目。又第七條云。凡各省鹽務產製運銷各項行政事宜。均不在總所及各該分所權限之內。惟引票關係收入。應由所員簽印。方生效力等語。據此規定。則除稽核款項發給引票外。洋員均無預問之權。乃善後借款合同揭曉。則與此章程所規定者。大相懸殊。豈至最後之談判。而爲意外之讓步耶。抑早有此條款。而故爲掩飾之計耶。要而言之。斷送而已。此爲喪失鹽政權之第一期。善後借款成立之結果。鹽政權已斷送一大部分。其時政府苟速籌挽回之策。一面頒布鹽務署官制（如提出國會恐延時日。暫用組織令。或他項名義。均無不可）則洋會辦到職後。見我政府布置有方。權限分明。必能恪守合同第五條辦理。不致有非分之要求矣。蓋洋員有贊助整理改良之權。政府苟已有成竹。足以取信於外人。外人自無從越俎代謀。此其一也。稽核總所設立於鹽務署內。其職權已明確規定於第五條各

項。而鹽務署權限若何。反未提及。此本不必在合同內規定。合同簽字後。當即另行頒布。官制規定。鹽務署之組織及職權。庶免後日之爭議。此其二也。乃當時政府不知出此。遷延又遷延。鹽務署未即成立。其時尙沿鹽政籌備處舊稱。未幾而洋會辦丁恩到職矣。知鹽務署尙無官制。並未正式成立。擬不承認鹽務署矣。且種種肆其干涉之計矣。此爲喪失鹽政權之第二期。

稽核總所洋會辦丁恩既就職。適值周學熙去任。梁士詒以次長代理部務。按照合同第五條。各產鹽地方。應設稽核分所。洋協理（或稱洋所長）一員。其時浙閩長蘆山東山西五處。聘用洋員。訂立合同。均由丁恩起草。按其合同內容。則洋協理職務。除照借款合同第五條規定外。並有巡閱所管鹽場及緝私等權。違約侵權。莫此爲甚。乃蔡廷幹（鹽政籌備處長）梁士詒漫不省察。照例准行。遂致鑄成大錯。洋協理日益侵權。頗足掣鹽運使之肘。此爲喪失鹽政權之第三期。

熊內閣成立。熊希齡以國務總理。兼長財政。就職後。即撤消鹽政籌備處。改稱鹽務署。以張弧爲鹽務署長。五國團乃提出抗議。謂稽核總所須直隸財政總長。鹽務署既未

有明文規定其職權。故無成立之必要。乃有鹽政家某君獻議。以鹽務署長兼任稽核總所總辦。外人無反對之餘地。蓋稽核總辦在合同上。有明確之規定。外人縱不承認署長。不能不承認稽核總辦也。此議爲熊氏所採用。外人亦無異言。鹽務署於以成立。然其基礎固尙未鞏固也。其時熊氏未亟亟頒布官制。且於改革方策。亦若有遲回審慎。不即進行者。丁恩乃益以署長爲傀儡。當局亦不免倚外人以自重。由是互相利用。一則欲握實權。一則冀保全其地位。署長直與洋會辦爲一體。丁恩主張廢東三省官運。則從命。丁恩主張先廢長蘆引岸。則亦從命。（自七月一日起實行）凡張弧之一舉一動。大抵承丁恩之意旨以行。於是中國之鹽政權。事實上已在稽核洋會辦之掌握。此爲喪失鹽政權之第四期。

夫事實上握權。而無明規定以爲之保障。則日後猶有挽回之餘地。乃自二月九日稽核總分所章程。及十九日顧問辦事章程公布。而洋會辦兼顧問之權。益確定而不可搖矣。夫稽核總分所。係根據合同第五條而成立。故其權限不能出乎該條規定之外。乃查該章程第二條甲戊等項。其損害主權也實甚。洋會辦雖爲合同所規定。鹽務署

時評

為呈懸亦前部利公... 沈士炯三千畝之沙塗

桐風雷

以彈心也

沈士炯三千畝之沙塗

兩浙竈地濱海臨江沙塗草蕩潮汐衝擊坍漲靡常坍則由場報豁按畝除課漲則由

場報陞題額起科輾轉詳咨題准核辦此定制也鎮海龍頭場公民沈士炯承墾灣塘

海塗三千畝與劉氏某訟葛糾纏自前清以訖民國前張運使右沈而左劉今陳運使

直劉而曲沈沈氏積不能平遂發憤而訴之鹽政署鹽政署當政務殷繁之衝甯暇為

此瑣瑣者讞定黑白度其結果亦仍以秉公處理無稍徇抑等套語責之浙運使已耳

若然則記者竊有詹詹之小言為運使借箸而陳者海塗之入額起徵也在法由場員

會同坐落縣令勘丈明確並無以多報少冒陞爭佔以及關礙水利民田刮煎各情事

造具簡冊結呈由所在之知府分司轉詳運司更由司造具總清冊及府縣分司加



沈士炯三千畝之沙塗

結一併詳送鹽院具題請陞。所謂輾轉詳咨題准核辦云者。誠有委曲繁重一絲不苟之手續。豈具文也哉。今沈士炯承墾之案。吾不知其何如。但就原電覈之一則曰。由龍頭場勘明。再則曰。分別給照承墾。然則方勘之時。有無縣官之會同。既勘之後。有無知府分司之印結。又有無運署之詳文。與鹽院之題案。檢舊檔而鈎稽之。使是數者而皆有合也。三千畝之海塗。當能爲沈氏所有。否則不肖之場員。私相授受。旣不能據爲。要卽不得被劉氏以阻撓橫奪之名。本成法以爲公。是公非之準。則庶幾乎物各有主。可以解對而息爭耳。苟徒循其名而不責其實。但以不應爲而爲之。虛辭折之。猥曰一誤。如何再誤。如何非特不能使之降心相從也。雖欲箝其口。使不爲怨誹媒媧之詞。而亦不可得焉。己嗚呼。喪亂已來。獄訟繁興。盜賊滋熾。此其故在於豪強之陵暴者。半在於官吏平亭之不善者。亦半來日大難。浙運使勿謂此箋箋者。其細已甚。遂漫焉掉之以輕心也。

附原電

爲呈懇事。前清時。公民等承墾鎮海縣灣塘地方海塗三千畝。經龍頭場勘明。確係無

主沙塿。分別給照承墾。由士炯集資開築。塘工將竣。被劉佐宸劉士俊等阻撓於前。劉崇照主使劉咸綏等橫奪於後。二萬餘金已成之塘工。歸於廢棄。由前清訴訟至今未結。今鹽運司陳廷緒鎮江籍。與劉有世誼。鹽事長朱郟仰承意旨。偏袒呈復。前張運司謂士炯既有給照之明文。又有築塘之事實。何得無效。今陳運司謂一誤於給照。再誤於築塘。是直歸諸無效。今案已由司令場開造劉咸綏等名冊呈候升科。士炯等所有權。築塘費。幾歸消滅。伏查鈞部訓令開放場灶各地。先儘原戶繳價給照承墾。請指令省長遵令核辦。毋使陳運司混濛。實爲德便。慈谿縣公民沈士炯等叩呈。



昔其能令林...

謝榮...

效榮...

爾士...

諸本...

崇照...

主必...



...

...

...

...

...

...

...

法

令



命 令

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大總統令

任命財政總長周自齊兼鹽務署督辦此令

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大總統令

任命張弧為鹽務署署長仍兼稽核總所所長此令

民國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大總統令

財政總長周自齊呈請任命張茂炯伍光建為鹽務署參事李思浩錢錦孫為鹽務署
廳長邵養張德熙為鹽務署秘書朱文鈞章祖僊胡翔雲顧鴻範朱志恒劉文嘉徐詡
劉應暉為鹽務署僉事應照准此令

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大總統令

財政總長周自齊呈請將鹽務署參事張茂炯伍光建叙列三等廳長李思浩錢錦孫秘書邵義張德熙叙列四等僉事朱文鈞章祖僖胡翔雲林志烜顧鴻範劉文嘉徐翻劉應嶢叙列五等等語應照准此令

民國二年六月四日大總統令

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周自齊呈請任命王楨幹爲王官場務局局長范運樞爲餘岱場務局局長應照准此令

民國二年六月七日大總統令

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周自齊呈稱黔岸權運局局長莫棠呈請辭職莫棠准免本官此令

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周自齊呈請任命程樹爲黔岸權運局局長應照准此令

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周自齊呈請任命朱家馨爲花定權運局局長應照准此令

民國二年六月二十日大總統令

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周自齊呈請將江甯權運局局長孫蔭免去本官等語應照
准此令





非此介

根地感身榮經澤器津總限自表足滿務乃當對應同限身符發依法本官空濕謝限

文

牘



長蘆全體鹽商呈大總統電

大總統鈞鑒。破除引岸。關係主權國稅民生商產。已推代表到京會同各省公呈在案。尙未奉批。刻破除消息。日益緊急。准於七月一號先由官運破除。按官運與商運。處處毗連。一岸破壞。全體瓦解。現在津市金融。因之停滯。皆知官運一破。鹽商同時破產。街談巷議。人心惶惶。日昨在津叩謁張署長。並無正當解決。且謂破除引岸。乃丁恩氏之政策。政府無力抗爭。二次大借款。雖已作罷。而引岸仍須破除。查丁恩氏係顧問之職。焉能干涉內政。顯係張署長假借外人。陷害鹽商。際此國困民貧。不思正當維持。先將鹽商生命財產。無形消滅。而國家最高級官廳。又無正式之宣布。僅用講張爲幻手段。是惟恐全國破產之不速。若果實行破壞。必釀絕大風潮。衆商尙在五里霧中。奄奄

一息。不得不急呼籲於大總統之前。應如何拯救之處。伏候鈞裁。臨電泣血。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長蘆全體鹽商鄒廷廉等泣叩。漾。

貴州民政長戴戡停止黔省暫徵鹽稅之呈文

前奉財政部第六百五十六號指令內開。查鹽款業已抵借外債。查照合同。應行另款專儲。不准稍有挪撥。嗣後所收鹽款。應由該處設法保存。毋庸撥交財政司經筭。以清界限。等竊查黔省向不產鹽。在前清時。由川省設局運銷。自行徵課。因慮運入黔境。黔復加徵。始由川徵鹽課項下。年撥八十餘萬。協濟黔省。著爲定案。故黔省收入。從無鹽稅之可言。反正後。銷黔之鹽。川省徵課如故。而協款停解。費用無出。益以迭遭變故。軍用浩繁。不獲已。權於沿川邊境。設局加抽。每鹽一包。抽銀二兩。復以此項食鹽。其入黔應徵之稅。川省業已抽收。今再加徵。民必食貴。故當時原議擬俟軍事平定後。卽行停止。是以此項鹽款。按其性質。實非稅課。乃一種特別臨時捐。蓋入黔應徵之稅。已由川收。無可重徵之理。且原案係屬暫設。尤與國家常稅不同。當時所以忍痛爲此者。特藉以勉救燃眉之急而已。殊至設局徵收以後。鹽價日高。貧民無力購買。而銷額遂銳形

減少。當日預計此項。每年收入。可得百萬元左右。而年來實收之數。乃不及半。除一切開支外。公家得歸實用者。竟屬無幾。徒使人民因此之故。負擔愈重。淡食愈多。現在松桃安化一帶。每觔鹽價。均在二錢以上。南籠貞豐安南一帶。時值一錢七八。貴陽安順等屬。亦在一錢以上。各種商業。受其影響。相率倒閉。市面蕭條。得不償失。實非善策。近月以來。省內外商民。迭以軍事既平。此項無益公家。徒害小民之捐款。應即照原議停止。以恤民艱。相率呈請。言之惻然。竊查奉頒鹽稅條例。貴州列入第二區。條例中所規定之應徵稅項。自民國四年一月實行。條例第三條云。四年一月以前。第二區仍依舊率徵收。黔省鹽稅。向由川徵。以至於今。就黔言黔。既無所謂鹽稅。更何所謂舊率。現時所徵。乃臨時新設之地方捐款。將來實行條例。須在產地徵收。則黔省現時徵款。仍當截止。未可長存。夫以並非舊律。不能長存之捐款。又於收入無大神益。亦何必重苦吾民。當經准如該商民等所請。擬遵照當日原議。訂期停止。由國稅廳詳呈請示。適奉前因查黔現收鹽款。其性質本非正稅。行將停止。自與應按借款合同另款存儲之鹽稅不同。停止以前所徵之款。應仍懇飭本省國稅廳籌備處照舊交司保管。其從前已收

入之數。因黔省二年度核定預算出入不敷在二百萬元左右。各機關按照核定預算範圍。要求支付。不能拒絕。現在年度將終。而不敷之款。迭奉鈞令。飭財政部核撥。尙未邀部允准。故每月出款。均係寅支卯糧。早已用罄。綜計虧欠各款。尙有三百餘萬兩之多。更何能有款可以另儲。爲此呈明大總統鑒核施行。當奉大總統准照施行。謹批。令交財政部查核辦理。矣。

鹽業協會總部代表之呈文

爲鹽務紛擾。急切上陳。仰祈轉呈。以備採擇事。竊自廢引破岸之說興。各省鹽商大起恐慌。紛紛呈請維持。代表等曾於本月十五日。披瀝上陳。具請轉呈大總統在案。雖未奉批。側聞政府將開鹽務特別會議。仰見大總統慎重治鹽政策。必有以上裨國計。下慰商民之盡劃。代表等理應靜候訓示。何敢妄事瀆陳。第鹽業協會以裕國便民保商爲宗旨。當此民國初建。需款孔迫之時。凡有血氣國民份子。誰不當竭盡愚誠。上供大總統鞏固國基之採擇。鹽務加稅。前經議會沾名矯異。絕不贊成。即國家亦不肯輕議增加。以重吾民之擔負。是以熊前總理避加稅之名。劃分鹽區。創爲南三北二之稅率。

殊不知淮南鹽稅百斤且不止三元。奉天鹽稅每担不過六七角。無論此等政策。適成南北軒輊之分。竊恐徵收之時。南稅反喜減成。北稅苦加兩倍。未知一年總算鹽稅增加。是否果有成效。兩年以來。談鹽改革。聚訟紛紛。雖口吐蓮花。要不外理想營私兩派。大總統成算獨操。屢讀公報。止見有鹽務恢復舊時秩序。及一切仍照向章辦理等論。未見有確定如何改革章程。明示公布。誠以新法無的實之考成。舊章有歷驗之把握。查舊章各省鹽稅。前清之季。每綱四千七百六十二萬兩。報載宣統二年共收銀至四千九百萬兩。尅成銀元。當爲七千萬。此刻鹽商因破引廢業。惶急萬分。多有願加稅額。保存引岸之意。國家趁此時機。如果曲予保全。令於原有稅額。一律統加二成。在鹽商當共樂輸將。在國民亦不過略加担負。倘經議定加稅。伏祈大總統愷切訓示。力保鹽商及不得已加稅之苦心。即行公布。一面令行財政部督飭鹽務署各省鹽綱。悉照舊章辦理。不得再有破除引岸。自由運銷之舉。所有每年收入鹽款。責成鹽務署。照前清度支部成案。將舊額新增。如數徵收。鹽務署責成各省運使。權運局長。照各省成案。舊額新增。遵繳國庫。稍不足額。依厘金比較嚴定處分。以資儆戒。此項新增鹽稅。每年可

多得一千數百萬。爲長年之歲入款。再近來各省驗契徵收頗旺。浙商引照。已入驗契案內。遵章繳驗。各省事同一律。鹽商所有引照。應飭呈驗繳稅。其認岸有案而無執照者。一律補給舊商執照。仿外洋商業辦法。准其專利十年。或二十年。俟他時國計稍紓。再議定何善策。以資整頓。至所收稅則。就向來各岸引價酌抽幾成。竊料此法辦成。只一次收款。亦不下千萬。惟代表等此種管見。頗爲鹽上牟利諸人所不願。暗中極力反對。慫恿洋人出而干涉。以爲挾制之計。然憶上年六月十七日財政部通告洋員。但准稽核出入等款。不得牽涉鹽務行政範圍等語。此必本債約所載而言。況外洋官商咸仰大總統威德。約章具在。斷不敢妄自抗爭。即使銀行團有所異詞。其理由不能充分。只須交由外交部與言保商籌款。堅歸償之信用。且各國內政通例。外人不得干涉數語。便可折服。蓋鹽務洋人主政。係鹽務署欺鹽商之口頭禪。不能欺我大總統及外交部也。芻蕘之見。是否有當。可否仰祈轉呈大總統。併交會議。以備採擇施行。謹呈。

全國商會聯合會呈鹽政處文

爲呈請事。竊查本年三月間。本會第一次大會。據吉林五常商會提議。請規復鹽政舊

制一案。其大旨以長春總倉。希圖多銷。任意濫售。一入他境分倉。卽指爲私販。科以重罰。商民受害。指不勝屈。擬於產鹽適中之海岸。各設總倉一處。將各灘場晒好之鹽。作一公平價值。收攬入倉。由倉轉售。所有各省縣所設總分各倉。一律撤除。任商民仍前自由。至海岸總倉購運。並設緝私隊。爲查禁灘場私售之弊。嚴定罰章。犯則必懲。再與各國訂約。力禁洋鹽入境。如是則私售私運之弊絕。而所省之撤倉薪工等費。半存鹽價之內。得以增進庫帑。於國有益。於民無擾。各等語。當經大會討論。以鹽稅關係國債。恐難自爲更張。惟其間所論辦法。不無可採之處。請以原文轉呈鈞處。多數表決。則是案當然成立。本會現正查照大會議決各案。分別辦理。合卽檢同議案。具文呈請鑒核施行。此呈。

記者曰。吉林官運有總倉。有分倉。其鹽發本地。認銷之畜。分界運售。與四川上游計岸官運。滇黔邊岸官運。同一性質。自川中推倒成局。損失以數百萬計。今尙無規復之法。吉省尤而效之。金州之日私鴨綠江之韓私海參崴之俄私。將以極低廉之價格。驅逐內地之運商。國庫之絀收。固意中事。商人亦何利而爲之哉。

全國商會聯合會總事務所呈鹽政署文

爲呈請事。竊查本年三月間。本會第一次大會。提出鹽務案。其一爲天津商會提議全國鹽務。破除引岸。牽動商務大局。請速維持案。大致謂引岸之存否。與普通商業之盛衰。有直接之關係。並述破除引岸。不利於人民。不利於國家。兩種理由。補救方法。惟有酌加稅則若干。由鹽商代收代解。雖民間擔負略爲加重。而國權尙能保存等語。其二爲桂林商會提議。請規復湖南衡永寶三屬粵鹽引界案。大致謂光復以來。省自爲政。談鹽政者。莫不主張廢除引界。力謀統一。然習慣已成。更張不易。擬請援照近粵食鹽舊例。請政府明白公布。免受緝私汚吏重疊盤剝等語。經大會多數主張。併付審查。嗣後審查報告。對於第一案。以爲鹽商於普通商人。負有極大之債權。一旦破除引岸。政府無此鉅款償還引岸之價值。則普通商人。必受絕大之損失。且破除引岸後。國稅之收入。能否增加。既不可知。而洋鹽內充。無法稽查。頗難善後。由本會呈請勿輕實行。此第一案審查之結果也。對於第二案。以爲現時政府主張破除引岸。本會正在設法維持。特可併案呈請核辦。此第二案審查之結果也。復經會場全體通過。本會執行大會議

決各案。理合檢同議案。具文呈請。伏乞鈞處鑒核施行。實爲公便。謹呈。

皖商張虎臣呈財政部文

爲呈懇事。竊商等去年春間。集資承辦借運濟銷皖北。奉兩淮運使報部有案。不幸夏間甯皖變作。商等運存正陽之鹽。被人匿名誣告。經安徽倪都督發賣充公。並將辦事人等逮押。堆存浦口津浦鐵路車棧之鹽三萬一千八百餘包。經長江張巡閱使在江蘇都督任內。發往臨淮價賣。迭經瀆呈在案。並於江蘇安徽兩都督處具呈申訴。本年三月間。奉安徽倪都督批示。內開張虎臣等呈請發還鹽本一案。前由正陽查獲張性宸押運之鹽。經軍事裁判處王處長派員點明解交潁州發賣充公。計一千八百五十包。既據一再呈請發還鹽本。姑念該商等資本所關情殊可憫。從寬照准。將鹽本發還。以示體恤。此批等因。並奉令飭正陽軍事裁判處王處長。將在押人等先後開釋。是商等鹽係商本。案非附逆。安徽發賣充公之鹽。業奉倪都督查明發還。並將在押人等開釋。冤情大白。江蘇發賣之鹽。事同一律。尙無解決。伏思此項鹽價上之有權局墊。本下之繫商等身家。爲特再呈瀆懇電鑒。咨商長江巡閱使。將此項發賣鹽價發還。給領

歸墊。出自格外矜全商等自罹禍患以來。顛沛流離。已同溝瘠。聲嘶力竭。垂死待援。迅賜准行。哀切上告。

四川鹽運司批飭商民呈請組織鹽業公司文

據呈已悉。現在川省產鹽三十九縣。屬川南川東川北者二十八。地方闊遼。形勢散漫。不但非河東鹽池團聚一處者可比。亦非海濱鹽場延袤一線者可比。兼之各廠井灶不同。水火不同。因而質味不同。色澤不同。成本不同。又非他省之產鹽大致相似者可比。亦非他省之銷鹽無所決擇者可比。故井灶之製造。便於此者。不便於彼。習於此者。不習於彼。人民之嗜好。亦慣於此者。不慣於彼。地利不齊。人事故亦不一。治川鹽者。要當因地制宜。使之各得其所。是以舊有分岸認岸之制。蓋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也。雖然。分岸可也。認岸則不盡可。分岸之區域大。認岸之區域小。分岸猶爲多數人民之公益。認岸則少數人民之專利。世之談鹽務者。因認岸之不善。遂並分岸而訾議之。是誠賢者之過。若以公益爲不足。更欲專利而龍斷之。亦非賢者之所爲。本司入蜀。徵求意見。採取輿論。擬按照前清官運區域。參仿前清官運制度。變通辦理。師其意而不泥。

其迹。就各廠之鹽。定各廠之岸。以廠爲本。以岸爲標。設一總公司。使之承上啓下。而會其通。設數分公司。使之領引納稅。而專其責。其票地。如果可入公司。劃入公司。否則另籌辦法。徐圖改良。此意已與都督民政長詳言之。且與財政部略陳之。都督民政尙無覆信。而部中則已深爲許可。並諭令實力進行。本司竊維入蜀以來。既承各界之歡迎。仍希各界之贊助。該商等既願組織公司。本司實所欣喜。但就濟楚一方面論之。井幫廠商也。渝幫岸商也。廠爲本而岸爲標。自當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譬諸水也。自源以導之。乃可順流歸海。譬諸木也。自根以培之。乃可直上參天。上裕國稅。下便商民。在此一舉。仰卽合同組織。及早告成。本司有厚望焉。此批。

兩廣鹽運使佈告

爲佈告事。案查本署迭奉財政部訓令。電令飭將鹽款收入改收大元等因。茲又准廣東中國分銀行來函。以奉總行函。據鹽務署來詢。本行廣東分銀行如已成立。所有廣東鹽款。擬卽交存粵行等語。現本分行准於六月一日開業。應卽函會接洽辦理等由。准此。查鹽稅爲大借款之抵押品。關係尤爲重大。近來粵省紙幣。市價日就低落。鹽稅

損失甚鉅。自宜力籌補救。茲就於六月一日起。所有省河鹽商水客應繳餉稅及緝費查驗等費。一律改收大元。現銀行初立。倘國幣或未十分流行市面。如以銀毫繳餉者。須照一五加水。即以銀毫十枚。加一五作爲一元。照舊報由本署核數後。卽由該商等迭繳廣東中國分銀行收存。不必再交滙理銀行。至於各場局關廠。凡有款項收入之機關。及沿海商包各埠。應繳額餉附稅。一併飭令照辦。以昭核實而重國課。除分別呈報函會令行外。合亟布告各商民人等一體遵照。幸勿違抗干咎。此佈。

晉北權運局改徵鹽稅之公布

爲布告事。案查晉北由蒙古移入之大二紅藍青白鹽。經過殺虎口貨稅征收局。塞北稅厘征收局。及口北權運局所屬之馬王廟阿桂廟等地方。並忻口歸化康家會等處。向由各關卡征收鹽厘。其地方土鹽輾轉販運。亦由知事代收鹽厘加價。現奉大總統頒布鹽稅條例第三條。每百斤收洋二元。第八條除依本條例征收外。不得另以他種名目收稅等因。已由本局呈奉財政部核准。蒙鹽自本月起。於移入包鎮豐鎮時。徵稅。所過關卡。驗明新稅票放行。無須再收厘稅加價。土鹽亦自本月起。於產鹽地方。由本

局設局派員。於商人購鹽起運時。向商徵稅。其未經設局之處。卽由該管知事於商人購鹽起運時徵稅。經過鄰縣及關卡。驗明新稅票放行。亦無須再收鹽厘加價。惟開辦伊始。尤須嚴定界限。所有四月一日以後。經過各關卡各縣之鹽。凡有新票呈驗者。應照新章免收鹽厘加價。如無稅票呈驗者。勒令停行罰辦。除由部行知殺虎口貨稅征稅局。塞北稅厘徵收局。及口北權運局所屬馬王廟阿桂廟等地方。並由本局行知忻口河口康家會歸化局各縣知事外。合亟公布各鹽商人等知悉。自本月起。凡領有新稅票者。沿途經過各關卡各縣。照章呈驗放行。不再完厘。惟如有中途添購私鹽。以致鹽票不符。或抗不呈驗。應卽照章罰辦。決不瞻徇。爲此通示各鹽商人等一體遵照毋違。切切此佈。

上海縣知事佈告

爲佈告事。據江蘇馮都督韓巡按使會銜示諭。云案准駐寧日本代領事古賀才太郎函開。據在上海本國商佐籐商會代表呈稱。承辦輸送中國官商引岸食鹽以來。無不循規蹈矩。此中外官商人士共見共聞。近日有人無端造謠。謂有種種違法行動。敝商

會不無遺憾。懇轉請中國官憲出示曉諭。以維商業等情。據請頒發告示分發海州等處地方張貼。以息謠言而維商業等因。准此。合行出示。爲此示仰該地方人民等一體知悉。切勿輕信謠言。致滋誤會。切切此示。



紀

事



中央紀事

全國鹽務會議將來之提案 政府以鹽款近來收入雖已甚豐。然據財政上而論。

其出入仍爲不敷。故擬極力整頓鹽務。以冀收入之增加。然丁恩兩次赴南調查鹽務。雖未徧悉各鹽區之產銷實況。而其意見已決定。主張實行廢引。此件自經暴露後。遂引起各處鹽商之反對。惟政府以刻下我國鹽務與借款上均有直接間接之關係。會擬日內召集全國鹽務會議各節。已誌前報。大約月初即可開會。至將來開會時。聞政府已擬定提議下列數件。(一)各鹽區每年產鹽銷鹽之確數。(二)現在各區除還外債外之贏餘。(三)第一區內所定之每百斤徵稅二元。與現欲改徵三元之比較。(四)是否宜廢直豫二省之引商鹽卡。

召集鹽務會議 改良鹽務一節。大總統業將一切案卷調齊。二十六日。特出席政

事堂與徐國務卿楊佐丞（錢因事未到）等討論。約兩小時之久。當即面諭徐國務卿知照各部長及鹽務署長。在居仁堂開特別會議一次。專議鹽務改稅廢引之事云。

廢引事未可定議。財政部與鹽務署對於改良鹽政。廢除引及保全舊鹽商之辦法。已經迭次會議。並由總統兩次分電各省運司等徵集政見。現已有直粵蘇川贛浙等省分別電復。二十九日。政事堂傳大總統諭。即日片交財政農商兩部總長及鹽務署長。據云此項政策。大要將決定實施。以其與第一次大借款所定之條件有關。無更議之餘地。所聞如是。恐未必能定議無阻云。

洋顧問返國

丁恩請暑假八十日回國。職務由幫辦斯泰考代理云。

公文遞發章制

鹽務署官制自經公布後。已成爲鹽政上最高機關。日昨因該署議決關於此後公文事項之結果。特由電通飭各省鹽務機關。畧謂。嗣後無論何項公文。仰即直呈本署督辦署長核辦。自六月一號起。一律遵照辦理云。

商運稅款担保

鹽務署日前接到兩淮運使電呈。內稱據海州鹽商呈請領運淮

北食鹽三十三票。稅款已由該商商准交通銀行担保等情。可否照准請示到署。該署

以此事關係稽核權限。未便由署裁決。日昨已電飭該運使就近與稽核分所磋商妥協後。再行報署查核施行云。

擬定鹽務會議之案畧 政府爲解決鹽務上之各重要問題。特通電各省派熟悉鹽務人員來京。開全國鹽務會議。已誌前報。茲悉各省所派人員。已有多數來京者。周總長以此項會議。關係重大。自以迅速開議爲宜。已決定於六月十號。在財政部內開會。並會同張鹽務署長。議定該會議應討論之要案如下。(一)全國鹽務整頓之條理案。(二)鹽價劃一之籌畫案。(三)鹽稅均齊之漸次進行案。(四)鹽稅徵收法之採擇案。(五)廢除引岸可否施行案。(六)對於運商之取締案。(七)鹽稅徵收積弊之剔除案。(八)鹽務人員任用之甄別案。(九)開辦鹽務銀行之籌備案。(十)籌設模範製鹽場地點之選擇案。(十一)設立鹽務學校案。

破引岸中外之會議 改革鹽務一事。財政當道無權。全出於丁恩之手。第廢除引

岸一舉。全國鹽商反對。財政部因此事關係大借款。周總長與張岱杉次長。昨在瓦崗利飯店邀請李瓜德(英)巴爾特仁(英)手爾(德)巴爾馬(美)金伯爾(丹麥)鄭永

昌(日)河野盤雄(日)磋商此事。因諸人均鹽務署顧問。與丁思相得。惟內容甚密。難以探訪云。

征收鹽稅獎勵條例之訂定 鹽政署督辦周子沂。爲益收鹽款起見。擬訂征收鹽稅獎勵條例一種。呈請大總統鑒核公布云。

銀行團欲取故與 五國銀行團雖允繳付墊款。中政府因近來所收各稅。數已敷用。故已婉謝該團。該團今復將以鹽稅銀三百萬兩交還中政府。近兩月內。連今共繳還銀七百九十萬兩。此皆鹽稅抵付各債外所餘之數也。而五月內各省解京之款。共有六百萬元矣。

改革鹽政之垂詢 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周自齊。於十日上午。特奉大總統召赴政事堂。垂詢要政。歷三十分鐘之久。始行退出。據部中人云。是日所垂詢者。仍爲改革鹽政問題。聞大總統對於廢除引岸一事。既不欲重拂商意。更不願有違外人。近日頗費躊躇。故特召該總長再行討論。聞已決定俟參政院開院後。即將此事提出諮詢。公衆取決。以便實行云。

修改洋鹽稅則之提議 財政部消息。周總長以中國境內之洋鹽。如奉天之日本金州鹽。山東之德國膠州鹽。廣東之英國茂暉鹽。緣洋鹽稅例極輕。鹽價因之甚微。商民樂於購食。暢銷日甚。不惟於稅則上有碍。影響於鹽業前途。至爲重要。應將洋鹽稅例。與華鹽劃一。加入鹽稅條例內。卽擬商之於外交部。向各國公使提議云。

引票與驗契之關係 鹽商之有引票。猶之普通人民之田房契。近日廢止之議盛行。一般鹽商。殊爲恐慮。亟思藉國家法制力量。鞏固其引票權利。浙江鹽商。以引票照驗契稅呈驗。該省官廳已經允許。近日各鹽商援例請財政部准其一體照驗。聞部以鹽務改革辦法未定。引票礙難照驗云。

酌定運鹽公司年限 鹽務改革一端。西顧問丁恩與鹽務署長張岱杉主張迥異。現丁恩氏已請假回國。鹽商之陳訴於中央者。情形至爲迫切。聞政府之意。未忍遽奪鹽商生計。擬斟酌廢引與專賣之間。折衷定一過渡辦法。允許各商組織運鹽公司。至其年限長短。由鹽務署酌爲擬定云。

運鹽公司案之交議 國務卿十三日。在總統府退闕樓。分邀各部總長。特開茶話。

討論政務。內有改良鹽政案。擬令舊商設立運鹽公司。茲聞此項討論案。係楊杏城左丞建議。令各舊鹽商照其引票區域。另行勻平界址。分省設立運鹽公司。由部給予憑照。另訂納稅單行法等情。聞當日茶話畢。即由國務卿呈明大總統。已奉到批。令即交鹽務署詳議具覆。以便諮詢參政院等語云。

飭獎鹽務人員 奉閩浙魯川粵晉滇及長蘆兩淮等十處。鹽稅收入。均較從前大形暢旺。大總統特諭財政部鹽務署。對於各該處鹽員。分別獎厲。俾資觀感云。

兩浙緝私統領之派定 山東廣東福建等省緝私統領。均已次第派定。茲聞鹽務署督辦周總長。又請派劉忠樑充兩浙緝私統領。已奉批令照准云。

洋稽核員之故事挑剔 產鹽省分設立稽核分所。派駐洋稽核員。自大借款成立。早已實行。惟此等洋稽核員。對於本省鹽務。遇事挑剔。屢經各省報告政府。刻又聞滇省所有洋稽核員。對於征收鹽稅。堅稱非現款不可。且謂鹽稅款項。非交由外國銀行存儲不可。此等舉動。殊屬有碍財權。聞財政部已文致外交部向銀行團交涉云。



各綱紀事

長蘆

派員清查鹽當陋規。豫省行政公署。以各屬發當生息官款。及鹽商每年應繳陋規。前已更名爲公益捐。迄今數月。未據各縣呈報。查此項早已列入地方行政經費預算項下。亟應照章請繳。近查各屬鹽當商號。多因地方未靖。兵燹之餘。無力措繳。紛紛要求豁免。似此敷衍因循。殊屬不成事體。查核積欠二年秋冬及本年春夏四季公益捐銀兩。爲數甚鉅。值此庫空如洗。全恃捐款以資接濟。何得藉詞抗延不納。昨已派員馳赴各處認真詳細調查營業情形。分別嚴行催提。不准再行拖欠。以重稅款而濟公益云。

洋人拍照硝鹽池。豫屬蘭封縣。素爲出產硝鹽最盛之區。所築硝鹽池。觸目皆是。

每屆舊歲三四月之際。緝私隊例必到蘭查禁一次。亦奉行故事而已。日前緝私隊復行到蘭。內有西人某要求同往。到蘭後。往城外視察一週。並逐一拍照携去。但亦未言及禁止條例。不知是何用意。大約必與鹽政借款有關係也。

山東

令飭籌解借款息銀 鹽運司署昨奉財政部電。以大借款付息。第一次已將到期。現擬定由各省鹽署分籌攤解。即作為各商預交票價。計山東應攤籌銀一百萬兩。限月內即行解京。以便彙交而免藉口。逾限不交者。以後每票加價六元。以符新章。聞運司已與各鹽商磋商。如數湊齊解京矣。

二元鹽稅之實行 山東鹽稅。每百斤擬收稅洋兩元。此種辦法。部中原定於四月一日實行。經前運司呈部核准。展限兩月。現在業已屆期。由運署會同行政公署布告各縣商民。自六月一日起。實行每鹽百觔收稅洋二元。每售鹽一觔。足秤十六兩。酌加銅元口枚。並申誠各處鹽店。不得再有短秤情弊云。

記者曰。山東鹽務分南運。北運。票運。地有遠近之不同。價有低昂之不一。斯稅則之

畸。輕。畸。重。生。焉。今。百。斤。兩。元。之。稅。統。於。六。月。實。行。不。知。收。入。之。盈。絀。何。如。耳。姑。誌。之。以。規。其。後。

兩淮

資遣鹽員預聞 前清兩淮各候補。自民國紀元後。除運署錄用及。散往各處謀生。外。尙有二百餘員往揚。去歲曾由運使姚文甫君撥款三千元。爲各員回籍之用。無如。人多費少。仍屬不敷。現由稽核分所擬在鹽厘項下撥洋萬元。報部分給各員。資遣回。籍。一俟部復核准。即行宣布云。

蕪湖鹽員被控 上海道尹楊小川君。奉江蘇韓省長訓令內開。案據財政部咨開。

前大通權運局長程震炎。稟呈蕪湖鹽局委員洪冀昌有短交公款銀三千九百二十。一兩一錢二分。請飭廉傳訊等情。公共公廨關正會審官奉令後。卽出單。於昨晨將洪。傳至公堂。據洪冀昌延哈華托律師上堂。譯稱洪冀昌承辦蕪湖鹽局。嗣於辛亥革命。起義蕪湖。於八月十九日。由吳振璜到蕪獨立。其時人心浮動。洪將局中所存公款。悉。數移鹽公堂司事汪麗生收去。執有收信。呈交大通爲憑。况洪已呈報省長。請調查程。

局長所收洪冀昌賬簿一本。汪麗生親筆催交清單二張。並找項清楚兩信。事可明白。是以洪冀昌與鹽局公欺。絲毫並未虧欠。且今日原告並不到堂。應請將案註銷。中西官會商之下。判決交保候訂期會訊再核云。

局長整頓鹽稅

漢口權運局長張道生。以鹽稅爲國家收入大宗。共和而後。稅額

銳減。揆厥原因。實由各路私梟。沿江有輪船夾帶及鹽船酒賣之弊。鄂皖交界。則有北私潞私。漢沔一帶。則有川私。腹地則有應私。侵融引岸。莫可究詰。爰特嚴飭水陸緝私各卡。派隊扼要駐紮。嚴密查拿。並遵照定章。設立鹽務執法處。查照大總統命令。如緝獲私販私梟。按其情罪。分別按照現行刑律擬辦。以重國稅云。

鹽產豐旺

淮北產鹽。向在小滿掃全綱之八九。今年天氣暢晴。產數頗旺。所有濟

南新地沙基。近日出產。已有十之三四。尤以大德大阜公司爲最云。

稽核鹽員來湘

中央鹽政稽核總長張弧。以鹽政爲國課收入大宗。惟各省鹽務

積弊甚深。非派員嚴加稽核。不足以杜侵蝕而資整理。現已特派參事伍光建。僉事顧鴻範。二君來湘稽核。以爲將來整理畫一之預備云。

鹽務改組之糾葛 皖北各屬鹽務前經倪民政長改訂擬招商組織公司擇購奉東蘆三省鹽斤先運皖北各屬銷售呈奉大總統批准并經財政部核明在案旋招有商人組織同益裕源兩公司購運蘆鹽於皖北各處設店分銷并經民政長令飭各屬保護在案乃有大通權運局所設全椒分銷以未奉到劃歸商辦部文現仍照舊運銷且聲言不准他鹽勛入境又有滁和來安緝私卡長亦示諭各子店毋許誤買他處鹽斤致干緝拿云云日前該兩公司已將此項情形據實呈報到省倪省長披閱之下頗爲震怒當經批示以鹽務改章係奉中央命令核准該局卡何敢抗違不遵仰即勒令撤回其運存之鹽統歸公司代銷如違即報由知事隨時電稟定予從嚴懲處云

記者曰全椒分銷以未奉部文爲詞未爲失當倪將軍乃以野蠻之壓力恐嚇之破壞鹽務之野心勃勃如現矣

另建鹽務稽核造報所 六月七日洋員安德生君偕同林孚君及焦作霖君等由揚州兩淮鹽務造報所委任來圩安君係英國人官銜係中政府鹽務稽查員林君係十二圩鹽務收稅官焦君爲繙譯員皆中國人是日下午同進棧署拜會儀棧倪君談

叙一切。旋即指定西花廳房間。爲該員等常住辦公之所。安君嫌其屋矮。現仍暫住紅船。倪棧長卽飭瓦木工人。庀材興工。造就明亮樓房。大約不久便可竣工云。

鹽政警察之實行 兩淮鹽務。地方頗廣。向無保衛機關。而每月補助各費。約計萬餘。而實際毫無利益。現聞兩淮鹽運使姚文甫司長。有將補助他項機關之費。收爲自辦鹽政警察之說。以免事事仰給于人。而防隔閡。聞先在適中之地。開辦一鹽政警察講習所。造就專門人才後。再徐圖推廣各處云。

權運局改組 江甯食岸權運局。自去歲甯垣擾亂後。中央任命孫蔭爲局長。兼下關擊驗事宜。現孫君已由財政部呈請大總統任命江蘇銀行監理官。所有江甯食岸事宜。由兩淮運使直轄。至下關擊驗局。則改爲下關擊驗卡。由部委員管理矣。

淮北全體商民之呼籲

淮北鹽務。向分產運銷爲四段。第一段爲垣商。由鹽圩起運至板浦。第二段爲票販。由板浦運鹽至西壩。第三段爲湖販。由西壩購鹽出湖至正陽關。第四段爲岸販。由關購鹽分運皖豫各岸。自新章廢除引制。准商民自由購運。票湖各販。一律取消。而皖省官

商。遂乘此組織公司。專辦蘆鹽。仍係專利性質。不過奪淮北商販之業。爲公司專賣之利耳。各商因之大起恐慌。謂既由專賣而改爲自由。復經自由而仍爲專賣。徒事紛擾。且多弊害。不能折服人心。故羣向鹽務官廳稟請力爭。頗有全體震動之勢。財政部鑒核及此。當能查照原案自由販賣之規定。持平解決也。茲撮錄各項稟呈之有關係者。分列於下。

(一)西壩閩鎮商民公稟 畧謂。西壩運鹽成規。數十年未奉更改。商人藉資營業。貧民賴以餬口。故一隅居戶有數千之衆。現聞改章。西壩原設機關。全行裁撤。市面驟然衰落。商民失業。不可勝計。請求挽回。仍由場運壩轉售出湖。以俾保全生計。

(二)西壩鹽棧元亨等十八家公稟 畧謂。年銷三十六萬引。一百四十四萬包。舢舨轉運。以達銷岸。商等在壩。設棧堆儲。依此取用爲生。安徽現將改行蘆鹽。用火車裝運至蚌埠。分往各處。設店銷售。有不准准鹽入境之禁。商等生機殆絕。傭力之輩亦強悍。在在堪虞。且淮海迭受饑饉。軍興之後。瘡痍未復。若再無鹽業轉運之利。民不聊生。變生莫測。爲此呈請電部。令取縮皖省借運。

(三)皖豫各販李德興等四十人。家公稟

略謂光復以來。省自爲政。河南既借運

蘆鹽。而東蘆又充斥安徽。淮網幾無立足之地。縱許商民自由運售。而成本則淮重於蘆。權力則官勝於商。明禁嚴查。淮引終在擯斥之列。商等歷世營業。一朝喪盡。中國產區十二。銷區十三。某地應銷某鹽。向章不得侵越。今皖省既禁淮鹽。而他岸又不容銷售。不識淮鹽應銷何地。商等買運在途。未能抵岸。國家已收厘稅。斷不能任其無地可投。幸賜挽救。以維大局。

(四)損夫張步魁等二千三百人公稟

略謂車損等世食苦工。均賴淮北鹽務。在

各票局。各鹽棧內。傭力謀生。由場運壩。轉捆出湖。卽任進棧出棧之間。車夫推運。損夫堆廩。捆工搬抬。日計補包。各執各事。共計數千餘戶。數萬餘口。均靠此餬口。以資事畜。然此僅就西壩一隅而言。其自順清河過湖以後。沿途千里。依此爲生者。尙不在內。一日鹽無銷地。湖販裹足。車損何以爲業。束手坐斃。關係實非淺鮮云。

(五)臨淮鹽局報告

略謂皖省鳳穎六十七縣。已分設官鹽店。另設總店於蚌埠。

派倪炳文爲總理。徧布巡隊查緝。臨淮鹽店業已組成。鹽到卽開市。且傳聞有淮鹽不

准入境之說。商販皇恐萬狀。要求維持。

(六)泗靈鹽局報告

略謂。皖督飭商赴靈璧開設同益鹽業公司。專運東蘆奉各鹽入境行銷。茲正在裝修。指日完工。即欲開市。聞預計蘆鹽到泗。每斤需價八九十文。淮鹽祇及半數。居民均願購食淮鹽。而公司則非逼食蘆鹽不可。臨時必有衝突。請設法解釋云。

(七)盱眙鹽局報告

略謂。皖省委員呂澄清。在盱眙租房。開設鹽店。並有楊姓者。攜帶槍械。爲保護公司開辦而來。從前鹽業中人。及各土銷鹽店。咸有失業之虞。且蘆鹽價貴。每担須五元有零。較淮鹽價值。幾逾一倍。民間食貴。咸切怨惶。已在開會集議。淮北陳綱。尙未運竣。務須定一善處之法云。

(八)淮北商販全體公稟

略謂。前奉部案。皖岸各縣。或淮或蘆。自由就近販運。飭商照常營業。昨見盱眙縣布告。此後皖岸歸同益裕源兩公司。赴長蘆購運。如蘆鹽無多。再向奉東淮擇購。除公司外。販鹽入境者。查拿究辦等因。實深駭異。查部案准蘆並舉。迭次電令。俱言自由販運。今皖省忽立專售公司。實屬違反原案。且部案僅有蘆淮。

今忽加入東。奉置淮鹽於末。其意直係拒絕公司專利。則淮南與小工船戶等數十萬人。民俱歸失業。北鹽被拒。則國家數百萬課稅。悉歸無着。而場垣停廢。其影響尤不知所屆。抑商等側聞大部方厲行就場自由稅運之制。舊日專商。行須廢止。故淮北引票取消。乃皖省現立公司絕對專售。一方取消舊商。一方又新立專商。且并原係自運販者亦不許購運。而悉予新公司以專售之權。此中歧異。殊非所喻。商等生命所繫。不得不爲最後哀鳴。敬求力予主持。

以上各項文件。已由江北護軍使。江蘇都督。西壩鹽厘總棧。海屬總場長。分別電呈兩淮鹽運使。轉呈財政部。或逕呈大總統核辦。大約已可轉圜。以舊商改行新稅。照常運售。皖岸依照部案。淮蘆各半銷售。不日當明白宣布矣。

兩浙

整頓鹽政之規畫。浙運使陳廷緒君。自此次隨同洋員丁恩君調查各地場產回省後。諸事大加改革。現查兩浙產鹽出滷。以餘姚岱山爲最旺。雖該處立有緝私局。而走漏甚多。難于稽考。刻在甯屬之濠河頭。大道頭。餘屬之石堰填三處。新設緝私卡。邊

派幹員專司查驗。以杜私運。所有三卡。月支經費。除商明稽核分所外。並呈請財政部示遵。聞日前已奉到電復。如案辦理矣。

鹽埠風潮益烈 金華因爭鹽埠一案。釀訟年餘。始於本年改入公埠。前日芮知事批飭公濟鹽棧。嗣後不必再行納糧。該棧主以爲知事偏袒。憤激上省投訴運署。無甚效果。適知事派警勒拔界碑。於是棧主出而反抗。以爲執有印照。光復之後。糧無蒂欠。何得侵沒入官。誓不干休。不料衆鹽戶竟以野蠻手段。對待唆使之。芮知事恐有暴動。密電上峰。並調就近防營加嚴戒備矣。

防緝梟匪 西鄉楓涇等處。爲毗連滬邑要道之地。邇有大幫鹽梟。在彼販私設賭。希圖通亂。劫擾地方。當奉浙督朱君派兵往捕外。以事涉松滬交接之處。特請上海鎮守使鄭君。暨松江鎮守使楊君。就近一體協防。是以鄭君奉文。已飭該處梅家弄等處駐防軍隊隊長就近防緝矣。

閩鹽進口認稅譚 慈鄞奉鎮四縣。均食浙鹽。沿海一帶。前清由提標綠營管轄者。今亦夾食閩私。此外洋面漁鹽。例不完課。大洋山以外。閩私充斥。各漁戶隨捕隨醃。隨

曬。至閩界鳳凰山而止。每年進口私鹽包箬不下數萬。雖有緝私營一律巡堵。然甯溫台海面遼闊。捕獲爲難。漁戶以閩私既賤且便。莫不趨之若鶩。前清姚芳庭景韜伯諸人曾呈請運司認辦無課漁鹽。迄未照准。光復後。甯溫漁商亦曾提議。旋據葉在琮胡鈺峰等先後具呈。請承運閩鹽來浙。逐年包繳進口稅三萬元。並附有簡章。要求備案。陳理卿運使以閩鹽起運。應由閩省運使監督。浙運使無從核准。曾經一再批駁。今該商等已赴閩籲請加額認辦。已由閩使函知浙使。度察籌復。然以閩私而化爲國課。使進口有所限制。亦未始非浙鹽前途之福。不識其結果能邀允准否也。

鹽場改革近聞 民國成立。各府屬廢去。而縣知事名稱。亦經屢次改革而定。惟各鹽場之稱鹽事長。則仍沿鹽政局所定名稱。茲聞運署昨准鹽政稽核分所函索各屬場署地點及場官姓氏。聞係奉中央令調查情形。將事改革。如是則各場之設置及名稱。亦將有改革矣。

運司注重紹屬鹽釐 紹屬鹽釐腐敗情節。喧傳已久。頃陳運使以鹽釐關係國稅。萬難任其弊竇叢生。且聞有人在外招搖。擬即澈究其事。一面更派人赴紹調查鹽厘。

詳情以資整頓而杜覬覦云。

官鹽總所成立 象山全縣食鹽改課爲引業由周君肇綱年認三千引已蒙陳運使批准承辦定於本月十一日爲實行之期出示曉諭在案現聞周君已租定鄧家弄許姓住宅全座爲官鹽總所基礎立定然後商議進行辦法將來前赴各舍立廠收賣鹽觔當在不遠矣。

匪徒冒稱鹽巡 近來黃浦中有匪徒二十餘人冒稱浙省鹽巡在浦江中以搜查私鹽爲名攔接商船滋擾行旅事爲滬南警察分廳水巡隊潘署長所聞以該匪等是否真實浙鹽巡丁已致函浙鹽巡隊長吳棟臣查詢以憑核辦云。

鹽事長履勘漲沙 仁和場鹽事長沈藹如君以四鄉浮山浦漲沙一案招告期滿應將此項漲沙斷歸首先呈報之高居易陳學淵鄭履恭等并案升科現於今日親往該沙履勘俟勘回後即須詳司給照大約不致再有糾葛矣。

運使保薦鹽務人才 浙運使陳理卿君到任以來於屬吏賢否應行舉劾報部茲聞該運使以溫處榷運局長謝宗楷君及紹興肩稅局長王潭君稱最現已歷叙成績。

呈送到部。以下各員亦均詳加攷語。分別等差。謝君籍隸長沙。曾充某撫幕。奏摺。王君則由紹批驗所長升委是差。整頓稅鹽。頗爲得力。故運使有此保獎。以示鼓勵云。

鹽官履新 紹屬曹娥場鹽事長一缺。業已委任李思沅君充任。茲悉李君已於日

前履新視事。除備文呈報運使外。復咨行本縣金知事云。

函請幫緝私鹽 無錫自滬寧鐵路通車後。各項商業俱有起色。市面日見繁盛。惟

食鹽一項。消數驟減。引商大受影響。推原其故。無非私販充塞。與上海課輕價賤。人民因便利之故。十斤五斤。隨身可帶。或以報紙包裹。或儲於义袋中。查緝非易。原有緝私營師船。向惟注重水道。而火車來往。日必數起。殊難防範。新任緝私右營吳管帶。有鑒於斯。特函請縣知事飭警幫同查緝。業由鄧知事令行各警區。隨時查察。并出示嚴禁私運矣。

滷戶抗捐派員密查 浙東餘姚滷總公司。及鎮塘殿大排頭滷分公司。前由甬商

鄭體芳稟准運司開辦。原議每滷一船。抽捐一元。以示簡捷。嗣因船隻大小不等。經公司略予變通。並通告各滷戶。每滷價值二十千者。抽收一元。並呈運司核示。旋奉運司

批與原議不符。復由司佈告。是項漁捐。係按船計算。並非就漁估計。漁戶運漁一船。應照章繳捐銀一元。該公司當遵照運司布告辦理。前項通告。一律取消。曾於四月間呈報成立。詎成立未久。而漁捐尙未實行征收。忽有漁戶鍾仁法王和尚余茂魁應桂榮等出而反對。名爲藉詞抗捐。實則蓄意搶掠。於五月二十二號夜。號召船戶鹽梟二百餘人。各執兇器。先至十三譚調查員家。復至大排頭漁分公司。搶擄一空。并搗物毀屋。聲勢洶洶。不可嚮邇。當由該公司經理李成章協理馮季智先後電稟到省。請爲查辦。一面開具失單。稟請餘姚縣。卽經陳知事查勘明確。詳報到省。茲悉運司陳里卿君。對於此案。願爲慎重。案關漁戶抗捐。糾衆行劫。虛實均應根底激究。昨特委員前往密查。但是非自有公論。曲直不難分明。其有額外浮收。是公司之違章。倘如延不遵繳。是漁戶之抗捐明矣。

鹽運使維持魚業

甯波魚行廣潤恒昇萬泰等十三家。亦一大商業。近因洋商運

入中國之青川塞門等魚類。推銷日廣。中國魚業。已難爭勝。兼之魚行恃醜製魚品。竊屬鹽課大增。魚價亦高。恐更處於劣敗地位。日前該魚行十三家聯名具呈兩浙運司。

請將魚行用鹽。直接向引商購買。以輕魚本。奉批已據情令飭引商李某知悉。並布告牙販人等。不得霸阻爲難。致妨營業。仰即將需用鹽斤向引商直接訂購云。

取銷場產整理處 改業鹽務新政策。先從減灶着手。故於滬上設立場產整理處。

派員分赴淮北福建浙江實地調查。現祇淮北調查告竣。福建至速。須在年底。而浙江一省。開辦最早。進行最爲遲緩。成立已逾半載。糜帑及二萬金。僅就餘姚一地。甫經勸舉。而測繪隊屢釀風潮。近且激成全體罷工。財政部聞之。以整理處等於虛設。下令裁撤。聞胡處長定本月末日爲期。遵將機關取消。所有閩浙調查人員。歸部直轄督促。每月應支經費。飭由運司就近撥發。一切報告。則直達鹽務署云。

記者曰。區區二萬金之調查費。誠不足道。然激成全體罷工。測繪隊之操切。亦可見矣。場丁多勞動。社會放任之。則安干涉之。則抗觀於此。益歎前人之寬大爲不可及耳。

半年須完足年定引額之半 浙運司現奉部令。定七月一號實行劃一引斤。特行通令所屬鹽商。無論綱引肩住。每至半年度。各須完足年定引額之半。倘有逾限不清

者照章按名扣運。以符包課名義等情。各鹽商聞之。以舊仁錢餘海石係肩地。向不包課。萬難照辦。已訂十八日下午一時。借海石經商寓所集議。預備聯名稟請取消前令云。

紹屬鹽厘暫歸商辦。紹屬鹽厘前經王某等一再具呈鹽運使署。請准認捐包辦。茲悉陳運司以兩浙鹽務事頗繁夥。現值切實整頓之際。既經該商等一再呈請。所認捐款亦屬相符。已准暫由該商認辦矣。

飭解鹽課數目不符。浙省各縣二年分地丁項下。併征之鹽課銀兩。現已截數。由鹽運使咨會行政公署。開單指催。崇德李知事奉飭後。以本邑鹽課額銀。僅有一百二十兩零。與軍開二百餘兩數目不符。昨特呈請屈使轉咨運使查明奉復。再行報解云。緝私統領得人。浙運使陳里卿君。昨奉鹽務署督辦飭云。查兩浙緝私統領。關係

重要。茲由本督辦呈准大總統。查有前浙江右路巡防隊統領劉忠樑。堪以派充兩浙緝私統領。除咨行江蘇浙江都督外。合亟飭知查照。俟該統領到任後。即希備文報署云。

呈請取銷遺失護照 松江緝私鹽警署。於五月初間被梟匪搗毀。內有文卷。多係散失不全。新署長劉志臣君。於六月一日抵任。先行整理案卷。查得缺少浙督所給運彈護照一紙。當即詢之前署長唐晉棠君。據答前經被劫遺失等詞。查此項軍火護照。關係至重。劉署長即將此情。日昨呈報浙鹽運使。并請轉咨都督。將前項護照存根註銷。並咨明蘇督查照。嗣後如有此項運彈護照發現。請予嚴究查辦云。茲悉朱督昨已分別咨飭所屬一體嚴加注意矣。

鹽務官須加甄別 兩浙鹽運使陳里卿君。昨奉鹽務署飭知云。民國成立以來。各省場長。概由運使自行遴員分別委任。其克盡厥職者固多。而濫竽充數者亦所不免。現值整頓場產之際。除場務局長由部考核呈薦外。其各場場長。若不嚴行甄別。切實考覈。於鹽政前途。實多影響。合亟飭知該省運司。將現任鹽場各官。詳細履歷。及其經驗成績。造具清冊。限一月內送部。聽候考覈。以定去留等因。聞陳運使奉飭後。已轉飭各場長矣。

整頓緝私之新計畫 兩浙鹽運使陳里卿君。以緝私統領一職。業由鹽務署督辦

派劉忠樑充任。當此私鹽充斥。官銷阻滯。固非大加整頓。不足以裕國課。惟各地港汊紛歧。梟匪出沒無常。所有鹽警營各船。每未能達淺水處。擬添飛划船十隻。以備隨時調遣。又請購新式槍械。爲各營巡緝之用。昨已詳請鹽務署周督辦察核矣。

蘇鹽捕營移駐消息

蘇五屬鹽捕營王統領。自接任以後。會同朱幫統。巡閱所屬

各地。業已一律完竣。所有各營巡艦及巡官鹽巡等。分別撥調駐紮。盡皆妥善。除呈明蘇巡按使並報浙運使存案辦理。惟該統領駐所。向在蘇州省會。現擬將辦公處移至上海。而仍留幫統於蘇省。估計公費。月需增加三百有奇。俟蘇巡按使浙運使核議後。再行照辦云。

鹽政彙聞

兩浙陳運使。近將所屬綱引肩住各地引舫。及正雜科則。分別劃一規定。列表呈部核准。通飭七月一號實行。從此除官辦認辦外。總計商包課額。歲入可收二百六十餘萬。核與前清收數稍有增進。惟七肩地向係憑單發鹽。商不自銷。故無包課名目。所列引數。係元二兩年參斷。各商碍難承包。昨已聯名稟請變通。但案既核定。恐難邀准也。

兩浙除商辦引地外。惟舊溫處兩府屬。完全官辦。鄞慈奉鎮四縣。係認商包辦。台州府屬。於二年分改認辦爲官辦。山會蕭（現改紹蕭）三縣。於元年分。由商辦改官辦。近陳運使當此改革鹽政之際。忽將官辦各地。一律改爲由外商認辦。聞其中祇鄞慈奉鎮比舊有加（年定九萬六千元）台紹名爲照現在銷數加認一成。而於認額之內。破格准除一成開支。（例如台州原額四萬五千元。今加爲五萬元。去一成仍如前數）是實際上會無出入。所不解者。溫處本係閩鹽灌輸地。前年部飭玉環平陽樂清特設三收運局。並於閩浙交界處。立一進口稽征所。預爲改革後作全省模範。於是置官建倉。糜帑巨萬。正在進行間。閩人懼利盡歸官。願合資組織公司。包收包運包銷。年認額課三萬六千元。公推葉某卓某爲總協理。一再稟請溫處總局核轉。時局長汪知非。係改革派。爲鹽政討論會健子。謂中央主張官收甚力。方將破除引岸。何可舉完全官辦之地。轉令商辦。嚴詞拒絕。此議遂寢。不料月前閩甌人雙方聯合來省。重申前議。由司特委裁缺科員葉某前往調查。慫恿謝總局長贊成。不知如何頓減包數爲二萬二千元。備文呈復。卽予照准。一面將官立局所定七月一號裁撤。縣總局派員分駐認商公所。名

爲監督。實則坐領薪水而已。而奉委承辦是案之葉科員。銷差後。且以二等場缺（錢清）酬之。

又聞以上各地。由商實行承包。雖經正式定案。而陳運司既未列入一覽表。又不據情報部。故一般認商莫不退有後言云。

兩廣

潮梅鹽務設督辦消息 廣東鹽務積弊甚深。當前清末年。經袁樹勛晏安瀾等屢次查革。迄未澈底清釐。茲聞財政部以潮州梅嶺一帶鹽務。歷年輾轉。前派胡彤恩前往調查。現擬派爲潮梅鹽務督辦。隸鹽務署云。

記者曰。胡君在宣統時。充兩廣鹽政公所正監督。爲人寬博質實。不尙苛細。今以督辦潮梅。固是長材短馭耳。

緝私局與濟軍營長爭地辦公 六門緝私總局。前經都督准撥東關戲院爲辦事

所。該處原爲濟軍二十九營所部軍隊駐紮。亦經都督令飭趙統領速覓地點遷讓在案。昨該局總辦馮鏡芳。呈由鹽運司分函都督省長。以趙統領以該院爲駐防重要地

點。不允遷讓。若於長堤另覓地點。則租值甚昂。預算案定租費案百元。不敷甚鉅。現住之照雲樓。又爲業主取回。催遷之函。隔日一至。實有進退維谷之勢。擬仍懇飭趙統領轉令該營挪出東關戲院撥用云。

鹽務銀行開辦之動議 區鹽運使赴京會議鹽政事宜。現經事竣。回任辦事。頃聞中央擬先行開辦銀行。特電來粵。略云。大借款係用鹽務爲抵押品。亟應設法改革。以期維持外人信用。擬由鹽務用款二千萬元內。提出七百萬元。以五百萬開設中央鹽務銀行。其二百萬則在粵省開設分行云云。

鹽運使又有改組消息 兩廣鹽務。不久照新章辦理。鹽運使有改組消息。所有鹽款出入。任用鹽員。俱由洋員會同任命。而運使專管稽核數目。恍如審計機關。此種辦法。大約中央鹽務委員沈貽清到粵後。即須實行云。

部令取消鹹餉 財政部昨訓令兩廣鹽運使。以鹽務之鹹餉。復稅病民。而鹽店專利。反于鹽稅有碍。本部迭據人民呈訴。理由極爲充足。特令粵省即日取消云。

運鹽護照到粵

北京鹽務署現派鹽政委員沈恒送運鹽護照來粵。此項運照。即

照新章所規定者。照紙共一萬號之多。鹽務署並已電飭運使。俟沈到後。與之面商各種改組之法。昨該員已到省。查伊係沈頤清之胞姪。日前盛傳沈頤清來粵之說。想即由此而生者耶。

鹽運使變爲查數員 鹽務新章。所有收鹽稱鹽驗放用人鹽款。均歸稽核分所管理。該所由洋員主政。茲粵省已磋商多次。實行新章。昨經議定入手辦法。日間先將東滙關監掣。西滙關批驗。劃歸該所範圍。運使祇退居稽查數目之職掌而已。查此辦法。已違背大借款約章而生者矣。

廣西權運局長抵粵 廣西權運事務。兩粵相爭數年。迄無適宜之解決。現財政部已新委張壽禮爲廣西權運局長。局設梧州。昨該局長已抵粵。與運使接交一切應辦事件。隨即赴梧蒞任。此後廣西權運。既有專局。財政收入。不無裨益云。

部派鹽務緝私統領 財政部以各省緝私營員。向由該省主管監官。自行委派。並不報部。現更紛紛請購炮械。關係益形重大。規定將各省緝私統領。由部遴員派充。查有陸軍步兵中校馬英萃。堪以派爲廣東緝私統領。昨已行知運使知照矣。

四川

編輯鹽政專書

聞晏運使近奉財政部通令。略謂本部現擬編纂中國現行鹽務輯要專書。令行令飭各省運司及權運局局長。按照現在各該處情形。迅速編輯。限文到兩月內呈送到部。以便採擇云。

鹽稅署出賣護照

隄廠鹽稅署。近日弊端甚多。有謂非該稅官所親爲。而爲署內人所朦蔽者。如月前以私用舊票。爲磨子場紳衆察知。因購買該票數張。粘呈鹽務局及鹽運司。皆批澈查。該署乃改換舊法。出賣護照。護照者。乃鹽商買鹽納稅後。途遇灘險失事。呈請稅署查明。給與補配之護照。不再上稅。以便沿途盤驗放行者也。詎該署竟造多張出售。內載補配一張。則取銀三十兩。數多照此類推。近聞已賣至數百張。又因積怨該磨子場紳衆。乃呈於鹽務局。阻止四溝之鹽。不准運往該場銷售。鹽商等又以一稅之後。任其所之。之告示爲言。故該場之商務仍旺。有偵知其故者。已買其私售之護照。上呈於鹽局及運司矣。聞該稅官洪某已被取消。繼任者係陝人李某云。

鹽運司柴載遙臨

四川運司晏安瀾君。昨午到省。借省議會爲行轅。隨員極多。今

日往謁人約數百。聞對於川鹽仍守前清成法。鹽商莫不喜形於色云。

設立銀行 川省食鹽。爲出產一大宗。每年行銷各地。不下數千百萬。惟從來無金融機關。致多窒碍。聞晏鹽運司擬仿照長蘆兩淮辦法。籌設鹽業銀行。藉資挹注。俾經費充裕。整頓易於措手。聞已電部籌商。不日即行開辦云。

大足縣規復鹽井 大足縣屬龍水鎮鹽井坡等處。地方產鹽最富。前清道咸時代。曾經開井出鹽。嗣因川北灶戶。恐其奪彼利益。運動清政府。用壓力。強行封禁。以致利棄於地。現在政體共和。經該井商民龍君等。稟明晏運使。集資開辦。業已穿新井數口。並將舊井一律掘開。大約陽歷五月以內。即可出鹽。且聞該處。鹽水較川北尤旺。龍君等尙擬逐漸推廣云。

外人調查鹽務之深意 四川協理鹽務德人柯君。現又兼任稽核一職。帳目均由該員稽查。聞前督省時。已便道赴自貢。調閱鹽款簿記。現尙欲赴產鹽各場。詳細調查。以定進行方針云。

德昌鹽警估抽捐 德昌鹽場巡警所長方某。借辦該處鹽務警察。估勒一般布商。

每捲土布抽銀一錢五分。已由該處商會稟詰矣。

晏運使一再辭職

四川鹽運使晏安瀾到任後。因川省鹽務辦理棘手。早有電辭。

經大總統諭交財政部挽留。勸其勉爲其難。刻聞晏氏昨又有電呈大總統及財政部。又藉病堅辭。其措詞大致謂病體難支。請開去本缺。以便來京就醫。免誤要政云云。

運使實地調查

川運使晏海澄君。日前由瀘縣起程繞行鹽業區域。一路調查來

省。于省議會處小住數日。已于本月二號買舟東下。至嘉定遵陸而行。調查鹽廠情形。以定着手辦法。聞臨行時。將舊日所有鹽務券宗。搜羅其夥。裝載數船回瀘。以便規畫。而資考證云。

鹽款須另行存儲

川省鹽務款項。原係存儲四川金庫。茲聞晏運使以鹽稅係專

款。應另行存儲。將前項情形電呈中央。中央復電。以前此項借款。須前鹽務局長負責。嗣陳巡按使電呈鹽款存儲金庫之原因。至前此本省撥用之款。將來仍由金庫撥還。聞中央已照准矣。

河東

不領鹽照即是鹽犯。晉北權運局局長裴君景元接到大總統電開。以現在財政困難。非從鹽務整頓不可。邇來鹽商自由販運。不依鹽例購售。以致財政大受影響。茲定取締私售鹽例十二條。分電各省權運總局遵照辦理云云。該局長接電後。通飭晉北七十二縣遵照外。并張貼公布。俾是項營業。向行政公署報名領照。否則認爲鹽犯。重懲不貸云。

特派調查陝甘鹽務。晉函云。日前有內務部特派員英人魯斯敦。華人張英華。來晉。係調查陝甘鹽務事宜。現住新南門街岐鳳棧內。並帶護照一紙。探其來晉原因。係因白匪擾亂豫秦。取道其間。恐旅行不便。擬由晉北前往。聞卽束裝北上。赴秦隴一帶。調查鹽務云。

土鹽稅擬格外減輕。晉省權運局。以晉北七十二縣商民。需食鹽品。多係土著所熬。窒礙官鹽銷路。實非淺鮮。查鹽務條例。本應禁止。惟貧民藉熬鹽謀生活者甚夥。理宜量予體恤。特擬定每百斤加稅一元。較官鹽減輕一半。仍准人民熬售。但不得私行賣買。現已呈准財政部。晉北土鹽稅額。准其減輕。以示格外體恤云。

開放官引之一班

中央之對於鹽政。非有一定計畫也。官引有利。則保存之。官引失利。則開放之。如河南汝光各屬。前以官引無利可圖。乃由財部呈准停止官運。改由人民自由貿易。是爲開放引地之第一步。近則又有開放潞鹽行豫官運引地之請。而卽援汝光爲例。總統已准之矣。

潞鹽行銷河南引地。舊係河南南陽二府。汝州二州。及許州所屬之襄城縣。共三十二縣。向有官運民運之分。從前官運引地。僅鞏縣、陝縣、葉縣、孟津、寶豐、襄城六縣。其餘概屬民運。近因南陽汝州一帶。匪徒滋擾。民販逃亡。已將方城南陽二縣。改由官運。共八縣。官民運銷引額二千二百九十九名。一百十引。清末已不能如額。民國以來尤甚。元年銷鹽四百五十六名。二年亦僅九百七十一名而已。

銷路阻滯。大傷國課。財政部憂之。乃迭飭河東運使設法疏銷。仍未見有起色。此其故不僅由於匪亂。運道艱險。實其大原。陸路次經由安邑南關。運城東關。卸載專運平陸縣屬之茅津。再由此分運銷地。多或千餘里。少亦八九百里。累月經旬。不能達到。水則

由茅渡黃以會興鎮爲總匯之區。所經三門天險。遭風失水。數見不鮮。運艱費鉅。售價自昂。而與豫接近之蘆鹽。遂得暗中灌輸。因以爲利。上年襄葉南方四縣。改由京漢車運。便利差勝於前。惟較之運輸蘆鹽。需費猶重。是路鹽官運民運。同處極敝。自昔已然。然熟權輕重。民運各縣。收數雖疲。公家猶無糜費。至官運各局。既無餘利。反多局用。其爲失策之尤。自可概見。財部爲節費增課起見。始援照汝光舊案。將鞏縣、郟縣、葉縣、孟津、寶豐、襄城、南陽、方城等八縣。聽人民照章納稅。購買蘆鹽。於八縣境內。自由銷售。一言以蔽之。卽以官之所不足者。使民承其敝而已。

奉天

鹽局大獲利。東三省鹽務。向歸官辦。每省設一總局於交通便利之地。設分銷局於各縣。每年三省銷鹽數目。約數千萬石。聞自開春以來。總分各局。藉鹽斤增加原因。獲利甚厚。總局總理除薪水不計外。每年可得紅利萬餘元。次者亦六七千元。不知其款來自何處也。



調
査



潮橋七場及西埔鹽場調查記

容思勉

潮橋鹽局。坐配潮州府屬七場柵鹽產。而七場柵之產。除小江場已廢。惠來場不適於海運。故專供私銷。供埠配者。實僅五場。因晒砂成鹽。工多費重。故五場之產不豐。且大半售私。其供埠配運者。約十之二三。所欠七八。向取諸閩之西埔產。（即閩之詔安浦南兩場）潮屬五場。必晒砂而能成鹽者。由於潮河北通嘉應一州。汀州一府。江西數縣。源遠流長。淡水之出口。以東隴汕頭爲門戶。是以小江一場。當汕頭之衝。潮滷最淡。難以成鹽。各場久廢。於光緒末年。經潮州運同瑞誥。詳准將場址變賣。今之潮汕鐵路車頭站舍。及以內之貨棧民居。即小江場址也。餘場亦因附近出淡水之門戶。補薄潮

淡。若用晒水之法。頗需時日。方可成鹽。是以除隆澳所修復鹽漏六十工。孤縣海中。河水不能混及。乃用晒水法收鹽。其餘各場。皆用晒砂法收鹽。晒砂之法。工多本重。而成鹽速。宜於滷淡之地。及乍晴乍雨之時。鹽價昂漲。乃能獲利。晒水之法（即攤晒）工廉費輕。宜於滷味濃厚之地。及久旱之時。則所收獲之豐。如泥如砂。又非晒砂者能望其肩背。故晒砂晒水。各有所宜。

晒砂法

晨早洒灌鹹潮於平地砂土上。使濕潤飽透。候日曝至午。以竹齒木耙縱橫各梳扒一次。則砂土成方粒浮起。易受日晒之蒸發以乾。至申酉時。以木板平耙扒刮成堆。挑積於鹽漏之一旁。凡收砂及回砂於田。皆添僱工。每名約錢數十文。其漏以瓦筒接連成溝。安置鹽漏底。（雷州屬則以木版爲溝底。及兩旁。其溝橫面架小木。上蓋竹筴）以砂土堆溝之兩旁。高約三四尺。長約二丈餘不等。上狹下闊。中凹如槽。槽頭有井坎連接。漏底之溝。此漏之形也。將晒過之砂。鏟置槽內。厚鹹潮於上。以洗滲之。潮漏入漏底之溝。注於漏頭之井坎。已成黃色。滷水投卵可浮。復將槽內已洗之新砂撥歸漏之一

二年	現五九二約方
荒五十六丈	十五半場
小江	小江場已廢即今潮汕鐵路火車站頭之地是也存二十塌歸隆隆井場兼管

閩之詔安浦南兩場（即西埔）鹽產之豐。實供兩粵運銷正鹽十分之四以上。（如連粵私計之應有三分之一）欲知出產之確數。當以前清光緒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商辦包抽之時。將抽數伸鹽數為最確。緣其時每担鹽僅抽銅錢二十五文。釐輕則走私者少。各局卡司理人皆包商之可靠親友。又立互相稽核覆查之法。凡載鹽船隻。編列字號。於釐票註明丈尺號數。取締周密。則重運短報賣放種種之弊皆清。故可決其鹽數為確也。該兩場為潮橋之鹽源。故調查潮橋鹽務。必宜查西埔之鹽產場情。謹列表繪圖於左（圖已列入圖書門）

年分	征廣船鹽錢	廣船鹽數	征海山小船釐錢八折收厘	海山小船取厘八折	折實鹽數	各幫運鹽數目	鹽價說明
光緒二十五年	七六〇・九七五 文	三〇・三五三 担	七五・四〇〇 文	七〇・四五六 担	八七・五五七 担		每銀一元三担至五担是年風災歉收鹽堤決過牛
二十六年	一八三・三五二八 文	七・九三四〇 担	二六五・三三五 文	一六〇・六二九 担	一三三・二六二 担		五担至十担
二十七年 閏月	二七八一・七五三 文	二二・二七八 担	三四六・二二五 文	八九・八四五 担	二二・三〇六 担		六七担至十一担是年鹽堤小決
二十八年	二二・三八四 文	八四・八七〇 担	二八二・三五〇〇 文	一一・八五四 担	一四・〇六七五 担		十担至二十八担是年大豐收屯積甚富
二十九年 閏月	二五五・〇四六 文	九〇・四二八 担	二六七・八七五 文	一〇五・一三五 担	一三・三九一八 担	雲霧幫三萬〇〇石	詔安幫一萬三千石五担至一石 漳浦幫四萬七千石是年風災 損船決堤
三十年	二七六四・六四九 文	一一・〇五八四 担	二〇三・五六二五 文	八一・三〇三三 担	二〇・六九二 担		五担至三担
六年總數	五〇〇・二七九 担				七〇七・三三三 担		
說明	廣船乃運粵省銷之旗程海運大船也	每艘載鹽七千担照一萬七千担	海山小船專往潮橋每抽錢二十五文折			各帶續數實不購不少惟私鹽不能滿風此鹽也	

廣舶（閩呼廣艇）每年勻計運鹽八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一担。
海山小船（連走幫私港私在內）每年勻計運鹽一百一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担。
各幫每年運鹽八萬一千六百二十担。又路挑無厘私鹽約二三萬担。
全年場產二百一十二萬餘担。除幫銷路私外。實運粵省者約二百萬担。
現在每担鹽改爲廣舶抽錢二百五十文。小船八折。較前加抽十倍。







鹽稅與借款之關係

此屆借款担保問題。雖有關係國家金庫管理權之處。然政府主張與吾人推測。將來結果十之八九。自仍以鹽稅餘款爲歸。故鹽款之對於借款。實唯一有關係之問題。而最可令人注意者。

第一、則中國鹽務歲入究有若干。但其說不同。

(甲) 八千四百萬 (此熊內閣大政方針預計之數)

(乙) 六二三五六四五一元 (此民國二年度預算案第三次修正之數)

(丙) 五千餘萬元 (此官報宣言最近之收入實數)

吾人据以知比較最多數之八千四百萬。係改用均稅法之預計。尙不能適用於今日。

比較最少之五千餘萬。亦僅係暫時現象。絕不可以遂概來。茲則折衷其間。自不妨假定二年度預算修正案之六千三百餘萬元。為全國鹽務歲入之數。第二注意者。則鹽務餘款是否再有担保借款之能力。欲明此義。又不可不知以前鹽款所抵外債之數。如左表。

款項	訂約年分	所抵外債名稱	抵押數目
鹽稅	西一千九百十三年	五國善後借款	一千三百九十五萬餘元
又	西一千九百十二年	倫敦新借款	二百餘萬元
又	西一千九百一年	庚子賠款	四百萬兩
又		續借英德借款	一百八十萬兩
直隸江蘇湖北	西一千九百八年	贖回京漢鐵路借款	
浙江鹽斤加價	西一千九百十一年	幣制實業借款	
各省鹽斤新加價	西一千九百十年	上海地方維持市面借款	
江南鹽斤加價	西一千九百十一年	鄂湘境內粵漢鄂境川漢鐵路借款	
川淮鹽局二文新捐	西一千九百十一年		三十萬兩

宜昌鹽厘並加價

西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續借英德借款

一百萬兩

宜昌鹽厘

西一千九百九年

湖北滙豐銀行債款

宜昌鹽厘

西一千九百十一年

湖北借款還銀債款

鄂岸鹽厘

西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續借英德借款

鄂岸五十萬兩
三十萬兩

湘鄂贛院八成鹽厘

西一千九百十年

江南維持上海市面借款

兩淮海分司五成鹽厘

西一千九百十年

同上

湖南鹽道庫正厘

西一千九百十一年

湘鄂境內粵漢鐵路借款

二十五萬兩

右表零星之數。多不可知。據最確實之調查。則每年支付各項外債利息之統計。為數蓋二千七百餘萬元。即以目前鹽政收入五千餘萬而論。每年盈餘之數。已在二千萬有奇。以之再行担保八百萬磅之借款。誠綽綽而有餘裕。在外國資本家。固無庸別事要求。即中國政府。亦不必多方牽就也。

復次第二次借款談判聲中。尚有一附帶之問題。而實與借款正文無涉。即政府因收回廣東濫紙幣。將在第一次借款內之整頓鹽務用款項下。挪用一百萬磅是也。此事

已畧見各報。惟此項消息。至今尙無下落。據記者所聞。則所謂一百萬磅者。以丁恩氏之同意。銀行團之允許。已陸續撥交不少。（有謂自六月一日起。按日由香港匯豐銀行交付於廣東中國銀行分行。約在二十七日全額即可交齊者。不知確否。）（唯有誤會者。至謂王景芳氏前赴粵所携者。卽係此款。殊屬不確。蓋上二次（第一次二百七十萬。第二次二百二十萬）由銀行撥交財政部。爲王氏携赴廣東之規元四百九十萬。乃鹽務保息項下之餘款。向存儲於外國銀行者耳。（記者當日所聞。則銀行撥交雖係四百九十萬。而王氏携以赴粵者。實僅一百萬元。至挪用整頓鹽務用款動議時。則所謂一百萬元者。又自粵匯還北京云。事後不妨述之。亦見財政界之多幻象也。）至於近日政府所挪用之一百萬磅。則另係第一次借款合同已號附件項下指明整頓鹽務之款。是不可不辨也。

附第一次借款合同已號附件（整頓鹽務用途概算）

一 收鹽運鹽基本金七百萬元

一 設機器製鹽廠三百萬元

一整理場產五百萬元

一爲按照將來與銀行商允之銀行辦法備墊資本與鹽商五百萬元

至於此項手續之正當與否。須視整頓粵幣之效果如何。似尙屬另一問題。故不具論。





雜錄



雜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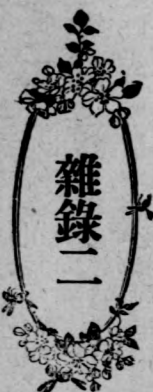
四川鹽務報告書序

富順張習

黍攝。鯨權。二百日耳。困辱之奇。吾生所未經。當世所罕覩。甚哉。習之知爲事。謀而拙於自謀也。今者行將去矣。奕然如久病者之頓瘳。蕭然如負重者之獲休。此固四上辭書所宛轉。禱斬而惟恐弗得者。雖然能忘情者。此僕傭之職耳。習雖去也。其能忘於四川鹽務哉。瘁二百朝夕之心力。始獲微效。如今日。然鬻爭雖戢而必萌。收入雖增而僅半。匪惟無以協鄰省。應中央。卽四川且不足以自給。曩時歲徵高出田賦全額二百萬。百務恃以無恐者。今爲將絕之渠矣。此其所患猶小也。計四川產鹽三十餘州縣。爲井萬餘。歲產之鹽爲觔四萬二千萬。運銷之場跨於四省。林林總總之民。自昔附於鹽業。衣食以活者。蓋以千萬計。去冬以還。布新除舊。我岸破而人岸存。我一稅而人複稅。商者

市。場。狹。而。害。累。復。多。政。府。征。權。微。而。人。民。轉。怨。厥。之。大。者。不。能。競。於。外。則。退。而。與。小。者。搏。於。內。小。者。顛。仆。大。者。俱。傷。不。出。十。年。吾。恐。三。十。餘。州。縣。井。竈。鹽。觔。之。數。將。與。日。而。俱。盡。矣。則。曷。所。衣。食。於。鹽。業。以。活。者。不。作。賊。餒。而。死。耳。豈。非。國。之。大。患。有。責。者。所。當。急。起。而。圖。者。哉。習。固。嘗。言。之。矣。一。稅。期。通。全。國。破。岸。不。可。獨。先。今。者。北。行。當。首。以。通。國。破。岸。爲。請。請。而。不。得。則。當。以。規。復。邊。岸。爲。請。二。者。但。得。其。一。善。其。法。皆。足。以。利。川。然。而。得。請。不。易。行。之。而。使。利。盡。著。害。盡。去。則。尤。不。易。烏。庫。是。在。七。千。萬。人。遠。瞻。深。思。以。求。一。致。固。非。爲。民。僕。傭。者。一。二。人。口。舌。手。足。之。力。所。能。勉。強。而。至。者。矣。





雜錄二

四川鹽務報告書跋

富順張習

鹽業同胞所喁喁想望者非減輕擔負耶。財政機關所汲汲籌復者非鹽務徵款耶。議會諸公所兢兢研究以求利國而不病民者非鹽務議案之稅則耶。綜觀各界之心理則吾川鹽務目前之急似以稅則爲急。圖習職司徵權日來既大爲此事所困苦。苟得良稅則以利進行豈不甚幸。然而默默締察竊以爲今日重大之問題實在破岸一稅兩事。非徒稅則之爲患已誠使兩事而得至當之解決則稅雖重必無病於井灶。稅雖輕亦必無傷於政府。非然者重稅而政府之收入不加多。輕稅而鹽場之生存亦難保。雖集合古今理財大家而共商稅則之改良。知必無以救於四川上下之交困也。何以言之。四川之鹽質美味良就物質而言競爭戰勝他省可操左券。然在今日我岸破而

人。岸。存。我。一。稅。而。人。復。稅。政。府。博。自。由。運。輸。之。美。譽。而。不。能。解。他。省。限。制。之。困。難。運。商。被。重。關。疊。卡。之。誅。求。而。不。得。享。一。稅。通。行。之。實。惠。將。與。人。鬪。而。先。自。縛。其。手。足。引。其。頰。而。授。之。以。兵。必。自。斃。而。後。已。也。請。略。舉。其。失。敗。情。形。以。證。之。川。鹽。行。楚。始。於。洪。楊。之。亂。及。其。平。定。淮。商。抵。死。力。爭。糾。訟。連。歲。而。後。僅。得。九。千。餘。引。之。行。銷。去。秋。路。事。發。難。武。漢。興。師。淮。商。無。力。保。岸。川。鹽。長。驅。直。下。固。極。一。時。之。快。今。則。秩。序。漸。復。陳。請。中。央。保。持。引。岸。行。見。淮。商。梗。我。將。仍。不。減。於。昔。時。至。貴。州。則。向。爲。川。鹽。口。岸。雲。南。亦。銷。東。昭。兩。府。今。則。岸。破。而。滇。粵。之。鹽。充。塞。其。間。矣。不。惟。奪。川。鹽。之。岸。且。駭。駭。乎。而。逼。四。川。之。境。矣。既。得。自。由。以。競。爭。又。可。制。川。鹽。之。競。爭。利。盡。歸。於。彼。省。而。害。盡。中。於。四。川。此。獨。行。破。岸。之。所。以。失。敗。者。也。且。變。亂。以。來。貴。州。稅。我。川。鹽。每。包。二。兩。雲。南。稅。我。川。鹽。百。觔。三。元。通。過。之。稅。既。重。雖。有。美。鹽。困。於。貴。價。競。爭。結。果。仍。必。歸。於。劣。敗。此。一。稅。限。於。省。內。之。所。以。失。敗。者。也。卽。此。二。事。已。足。使。吾。川。每。年。出。省。之。二。萬。餘。引。卽。一。萬。七。千。萬。觔。之。鹽。蹙。焉。無。復。銷。售。之。地。夫。鹽。之。爲。物。非。其。他。貨。品。可。提。倡。本。省。多。用。者。比。也。省。外。之。銷。場。既。塞。省。內。之。用。途。不。加。產。出。之。鹽。勢。必。積。壓。貶。價。至。其。極。賤。則。小。廠。雖。一。錢。不。稅。亦。必。消。滅。而。無。

以自存大廠。卽苟延殘喘。亦不過奄奄一息。僅求足供本省之用而止耳。當此之時。政
府卽欲增稅。究其所入。能得幾何哉。誠使全國破岸一稅通行。則吾川之鹽。大可挾其
優異之長。水運陸轉。以與滇粵淮鹽而競勝。銷途廣闊。產額日增。政府卽少取薄征。而
統計歲入。必有加而無已。苟沾沾焉。而徒爲稅率多寡之爭。是執其一端。而昧其大體。
知有四川。而不知有全國也。抑亦未已。習今敢爲吾川鹽務置一命脉語。曰。一稅必求
通全國。破岸萬不可獨先。否則四川鹽務萬萬無可爲。斯非習執行破岸一稅之人。而
爲是攻盾之說也。習非構成此局之人。固反復自斡。而可以告無罪也。又非習之反對
破岸與一稅也。蓋欲求羣力以爭於中央。使通國皆破岸與一稅也。苟得其請。實國之
福。實民之利。請而不得。病商病民病川病國。生活則日以窘。亂機則日以危。欸絀而政
廢。餉缺而兵譁。大禍之臨。其將有日及乎。不可收拾。而後求爲四川大局籌一補救彌
縫之策。吾知舜禹復生。不可爲矣。昔人有言曰。吾發之。吾能收之。世有對於鹽務徵求
善良規畫者乎。請還以責之。破壞鹽務。而要聲譽者。





雜錄三

晏安瀾致某君書

(上略)方今各省鹽務均須改革而訖無善法以易之就場征稅自劉晏而後十有餘年無人繼起就場官專賣亦與就場征稅大同而小異要之皆以大同均稅爲基礎稅不均則無論就場征稅與就場官專賣皆窒礙而難行雖然天下事有不均之均不平之平亦有均而不均平而不平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豈非意過其通者乎就場官專賣之說出於鹽政討論會當朝一二名公雖力主之尙未知何時見諸實行若就場征稅河東行之奉天亦行之然較之綱要各法亦均屬魯衛之政四川行之則於國於民於商三者均不利焉何者奉天鹽行東三省而吉林黑龍江則皆辦官運河東鹽行晉豫陝三省而陝西渭北十九州縣及河南汝州等處亦辦官運已非完全就場征稅之

法雲南則欲辦官運以救之而苦於成本之難籌故事不果行此皆已往之成迹可爲現在之前車也且奉天雲南鹽務前清時均未加意經營其法甚疏無足置論若河東則雖改爲就場征稅而每年晉豫陝二省均有一定之引額仍與綱法無以大異其運鹽者除官運外雖曰民販而箕裘相承實與專商無甚大異今四川之就場征稅則大商猶是而引額全無矣定爲場稅而實則關稅矣而部中方且以前清官運歲入之稅厘加價等項收數責之今日可乎不可安瀾竊謂天下事自無定而有定則治自有定而無定則亂鹽法亦然淮南北之改綱爲票變有定而爲無定者也淮北四十二州縣之引岸分爲票販湖販豫販淮南旣分場商運商而運商又分鄂湘西皖四岸是仍分岸也其後運商皆循環轉運是仍專商也是皆變無定而爲一定者也今世學者一見鹽商則恨之入骨而必欲破除引岸消滅專商不知前清數百年之引岸今昔情形不同變通之可也一概破除則不可也專商之割握一二縣或數縣或一縣之數村巡丁密布禁網森羅民間動輒觸犯敢怒而不敢言變通之可也消滅之則不可也且運道各有便利民食各有習慣其中有天然之引岸未可以人力強爲破除也或就場征稅

或就場官專賣均之不能無商既有商矣即不能禁其繼續營運無專商之名未必即無專商之實未可以官法強爲消滅也安瀾自沙市以至渝城親見就場征稅之害熟聞官紳商民之議自願學識淺陋才力綿薄何以能望丁文誠公之萬一丁文誠苦心孤詣經營蜀鹽改行官運利於國利於商并利於民成法具在仿而行之可以不勞而理但官運雖善終有與民爭利之嫌且不得其人則弊亦難免故徵求意見採取輿論欲仿照官運舊制變通辦理師其意而不泥其迹就各廠之鹽定各廠之岸化官運而爲商運立一全省鹽務總公司使之承上起下而輕其權并立各岸分公司使之認引納稅而專其責已得多數之贊成而新舊之爭內外之爭衆寡之爭強弱之爭因之而起再四磋商迄無定論適川省鹽務協會代表孫榮在京陳述意見亦以規復引岸爲言財政部大加申斥飭令曉諭商民遂使分岸之計畫盡付子虛商民均索然氣盡然無專商可也無定岸無額引不可也有定岸而不分岸與無定岸同有額引而不分引與無額引同安瀾舊官僚也老腐敗也只知事實不知學說處此困難一籌莫展愧受川人之歡迎辜負川人之希望顏汗心灰惟有引身而退耳（下略）

